

哀情長  
篇說部

# 嘆痴恨史



34

上海新民書局刊行

# 自序一

夫情之一字，雖海枯石爛，亦烏能磨滅，故人人皆有此情也；然情字發生最激烈者，莫如男女婚姻問題。是以李逸梅趙香菊陷溺情場無足怪矣。李逸梅多情之癡男也！趙香菊多情之怨女也！以多情之癡男，而遇多情之怨女，美玉明珠，適獲其偶，鋼針磁石，吸引天然。因此憐才重義，心有獨鐘，海誓山盟，情無別戀。於是殺情牘，訴情腸，定情約，結情緣，一惹情絲，卽爲情所縛矣！孰意家庭不情，情緣破壞；所以由監情而引出愛情，由愛情而引出哀情，由哀情而引出慘情，由慘情而入無情矣！嗟夫！青山掩恨，黃土埋香，好事電光，良緣石火，茫茫情場中，又添一段傷心情話。雖云癡絕，亦可哀矣！余亦箇中失意人，故不忍是事埋沒，爲此情種寫真，爲此情種叫不平。或謂寫兒女纏綿之情，不如寫英雄正大

之情。豈知有兒女之情，方有英雄之情，無兒女之情，絕無英雄之情；故兒女之情，英雄之情，不過因時勢境遇發生不同，其原素非有異點也。况蘇子卿留胡娶妻生子，張博望持節結婚單于；他如陸東美傾心閨閣，寸步不離，沈文季委身香奩，竟日對飲，此豈但有兒女纏綿情，而無英雄正大情者耶？原夫人間兒女一生之苦樂，係乎伉儷如何。逸梅香菊深明此理。故遇人不淑，寧可抱孤身主義，遇人既淑，雖撮合難成，亦烏能忽然錯過；所以趙香菊死之於前，而李逸梅繼之於後也！設使情緣美滿，天假其年，又安知李逸梅不做男英雄，趙香菊不做女英雄哉！且二人發乎情止乎禮，身體清白，名節未失，較任情縱性，蕩檢踰閑，假託自由名詞，而不知羞一般青年兒女，誠有薰蕕之別也。觀其用心之苦，結果之慘，天下有情人，能不同聲爲之一哭乎！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日。義縣、張六合、題於呼蘭客次。

## 劉序二

情場之爲境，不知斷送多少癡兒女矣！是書爲趙香菊李逸梅一部殉情慘史。李逸梅余少同學也。趙香菊余妹之窗友也。是二人者。乃一雙好兒女也！苟使戀愛情人，配成魚水夫婦，舉案齊眉，和室宜家，豈非人間一段美滿姻緣哉！孰意情魔萬惡，家庭至忍，月底西廂，化爲夢裏南柯，有恨何如也！二人殉情歷史，余由香菊女僕劉婆子口中所得，故知之甚詳。及抵足夢花軒，以此事告六合君，六合君卽出此書示余。余翻閱一過，與余所知者，毫厘不爽，誠可謂逸梅香菊之寫真圖也！余愀然謂六合君曰：子自十八歲卽著書立說，滿腔熱血，幾將酒盡，而今又爲此傷心墜淚之文，其意安在？六合君慨然曰：李逸梅趙香菊乃余平生最器重之青年兒女也！以爲將來必有踰乎常人者。不意偶惹情絲，卽爲所縛，趙逸梅使碎心

機，九泉抱恨，固屬可惜；而李逸梅才華滿腹，未得雄飛，辜負家庭，遺  
譏社會，不更可惜乎！是以余著是書，雖爲二人叫不平，亦爲一般青年兒  
女作當頭棒喝也！噫！六合君之言，蓋有隱痛存焉！今將付刊，乞余片  
言，弁諸簡首，昔左思三都賦成，借皇甫氏序，洛陽紙貴，余一社會落伍  
書生，何足取重；但文字交深，又不敢已於言。茲據管見，所述如此，至  
於有當作者之意與否？則非余之所敢知矣。

義縣劉中道序於夢花軒一九三一、二、二七。

## 張序三

茫茫的恨天，媧皇莫補，渺渺的怨海，精衛難填，這是古今人所同慨的吧！又何怪趙香菊李逸梅徒惹癡情，未成眷屬呢！所以我謂孽爲情因，情爲孽果；彼世間癡情兒女，若能戰勝多麼的情因，而後纔能收美滿的情果，而不然的，就爲孽境所困了！他二人雖爲孽境所困，猶不灰其心，不尼其行，力與孽境相搏戰，搏戰不勝，甘拏着生命去做犧牲，因此把個纏綿戀愛的問題，演成月缺花殘的結果，這不是近代情場中，第一慘劇嗎！我又謂趙香菊李逸梅之死，是死在他兩家父母手中，設使他兩家父母，破除親命媒妁的舊制度，許可二人自由戀愛，結爲夫婦，趙香菊何至投環自盡，趙香菊不死，李逸梅又何由而死，或謂親命媒妁，是孟夫子垂教後世，以防人倫之變的。豈知時至今日，婚姻潮流，大差往昔，只知學古，

不知從今那樣人，頭腦無乃太舊了。何況男女一生的苦樂，視乎伉儷如何，並不是勉強而成的。又兼親命媒妁，與自由戀愛，不過直接和簡接罷了；與其簡接而成，常生變故，何苦直接而成，遂其圓滿。因此六合君著此書，對於兩家父母的專制，已力詆而深責之了！世間有兒女的，見了這本書，能不立時猛省嗎？茲書數語，贅在簡首，諒六合君亦必許爲知言了！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呼關張鳴陽序於城子溝小學校

近代實事  
慘情小說  
**雙癡恨史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感物興懷口發癡言 | 忘餐廢寢心生疑念 |
| 第二回 | 追思往事頓得良籌 | 默悟前情立增喜色 |
| 第三回 | 美酒嘉穀款待上客 | 高談闊論鄙薄寒儒 |
| 第四回 | 燈火初明身閒訪友 | 雞聲乍嘯情急修書 |
| 第五回 | 論婚事兄弟開談判 | 赴幽期兒女動癡情 |
| 第六回 | 枕上高呼驚醒異夢 | 窗前小酌懇託良媒 |
| 第七回 | 撮合美事大翻蓮舌 | 堅却良緣小動閒氣 |
| 第八回 | 月冷燈昏佳人洒淚 | 盃破水流書生心驚 |
| 第九回 | 情思鬱結酒攻愁腸 | 醫理精通藥愈險症 |
| 第十回 | 苦口良言勸慰良友 | 意惹情牽眷念情人 |



第十二回

披閱畫圖發生呆感

提說婚事惹動牢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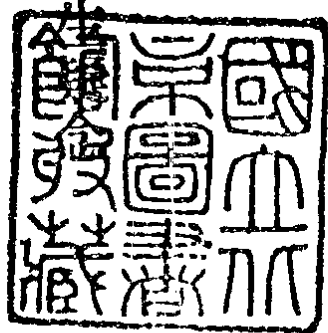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病魔纏身傷心懣場

變生意外抱恨黃泉

近代實事  
慘情小說  
**雙癡恨史**

**第一回 感物興懷口發癡言 忘餐廢寢心**



情場雖然無邊，但是由人隨便出入，乃有憐才紅粉。重義青衫，一入其中，卽難解脫；雖明知好事多磨，良緣易盡，猶不能及早回頭，收拾花月濃情，了却風流孽債。勢必心血洒盡，眼淚流乾，到那春蠶絲盡，蠟燭灰殘，無可奈何的時節，纔四大皆空，抹煞一切，雖屬癡絕，亦云慘矣！

記者不忍是事埋沒，當茲窗明几淨，公退身閒，故編目分回，把箇中開幕收場種種情由，從實敷衍出來。此雖係措大生涯，亦是消遣事業，不知同好，將笑我乎？抑憐我乎？——話說遼寧義縣嘉禾村東頭，那個韓氏植物園，雖然是個私人園子，可是任人隨便遊覽的。近因時屆秋深，滿園裏的花木，都被嚴霜摧殘殆盡；又兼衰草含烟，野鳥啼寒，景色甚是淒涼。所

以沒有一人肯來遊玩，就有、也不過之望即去。不意雙十節這天，來個少年書生，坐在假山石畔，把着一瓶白蘭地酒，和包花生米，寂寞寞的自斟自酌。少時、他那賽雪欺霜腮頰兒上，泛起朵朵紅雲，彷彿已有三分醉意了。偏偏這個當兒，一陣西風緊，把滿樹紅於二月花的霜葉兒，吹得刷喇喇，刷喇喇，向下直落；衰花莖兒，弱柳條兒，也吱嘍嘍，吱嘍嘍，鳴個不住。空中的雁字，又由頭上斜叫着飛過去了。這書生便停住酒盃，拔起腰板，兀出了半晌神，縐着眉頭，信口唱道：

光陰荏苒，似水流年，宜人景物又闌珊。一陣陣西風颯颯，雁字驚寒；江山形態不堪觀。難消遣，怎流連，惟有把酒對蒼天。

唱的餘音，還未歇止，就聽假山後面，咯吱吱咯吱吱，發現一種革鞋底兒踏地聲音來，越聽越近。這書生便回過頭去瞧看，原來由假山後面，走出一個半老婦人，和個十七八的女子。細看那女子，穿着一身縞素衣

裳，短髮漆黑，腰纖細柳，鴨蛋臉兒略施脂粉，真粧扮得紅白不分，吹彈欲破。那女子見這書生回過頭來瞧她，就止住脚步，把一雙拘魂攝魄的蜜蜂眼兒，眯眯斜注在這書生身上。不住咕嚕嚕，咕嚕嚕，上下翻筋斗兒。這書生又趕緊回過頭來，喝他那白蘭地，一口酒沒及咽下去。就聽那半老婦人粗聲粗氣的說道：我說菊姑娘啊！你今天怎麼這樣不暢快呢！莫非也要學林黛玉悲回秋嗎！據我看來世上的景物，有一盛，就有一衰。所以草黃、黃牠的，葉子落、落牠的，與咱娘們有什麼關係，何必自尋苦腦去憐惜牠呢？俗語說的好，心多亂肺，又是什麼女子多情，原非幸福，姑娘你是個聰明伶俐，有才學的女子，這個道理，一定是能曉的。所以我勸姑娘，從此把有用的精神，勿拋棄在無用的去處。要是偶而悶倦的時候，或看回書兒，綉朵花兒，說段故事兒，都是上等消遣法子。較比什麼薄命花呀！韶光老呀！那樣愁冥冥的吟咏，不是勝強百倍嗎？菊姑娘你聽我所說

這番話，有理由沒理由？那女子微微嘆口氣道：雖然你老說得句句有理，但是我這多愁的毛病，本由先天帶來，是改移不了的。況且你老來我家已經十餘年咧。我的心思秉性，你老是知道的，試問在這一年之中，你老見我有幾場歡樂的時候，就有一回兩回的，那也不過是表面上的歡樂；至於今天我這心坎裏面，較比平日，越發難受，適才你老說什麼林黛玉悲秋，我不是林黛玉，所以我也不必悲秋，我到起了個悲人的感慨。那半老婦人插嘴笑道：菊姑娘你真是個死心眼子人，我這番話算白說啦？也罷。勸皮勸不瀾。但是你這悲人的感慨，何妨說給我聽一聽呢？那女子又輕輕微微嘆口氣道：劉媽你瞧這滿園裏花兒樹兒，敢說都零落不成樣子啦！然而到在來年東風解凍，日暖鶯啼那個時候。樹兒由芽而葉，花兒由蕾而蕊，紅綠爭豔，仍如當年，可嘆世上死去的人兒，桐棺黃土，千古長埋，何嘗像花兒樹兒，有個運轉陽春，復生再世呢！看起來，這不是人到不及那花兒樹

兒了嗎？那女子操着嬌聲說到這裏。那個半老婦人嘆哂笑道：菊姑娘你本是個明白人，怎麼又說起糊塗話來咧？我不當是什麼樣大議論，原來如此，你快住口吧！那裏還有人呢？這書生正飲得高興，聽那女子說出這番癡話，心坎裏好像起了特別動員令。不由得又急忙回過頭去瞧，那想那女子說完話，正斜身站着，用眼角兒向這裏拍無線電呢？這書生此時才曉得那女子，是聽他唱歌聲過來的，所說這番癡話，也像是故意給他聽的。這書生本是個多情種子，今天受這等美感的鼓動，登時間，把肚皮裏面的五臟六腑，弄得酸不是酸，癢不是癢，週身各骨節兒，也像被沸油炸酥了一般，隨就眼不錯珠向那女子表現他的呆意。那女子見這書生做出此種狀態，便點着頭兒抿嘴一笑。繼又回過身去，掏出時計看了看，謂半老婦人道：劉媽四點半鐘快到了，偕娘兒兩個走回去吧！那半老婦人答應一聲，邁開兩隻有尖無灣，又長又粗的舊式蓮船，毛腰拱脊的走去。那女子無精

打彩隨在後面，走在假山東首要拐灣的時候。那女子又回過頭來，向這書生很很飛了幾眼，又長長嘆了一口氣，才慢騰騰的走了。這書生又怔呵呵兀自出了半晌神，才回過臉來，包了花生米，提着酒瓶兒，也無精打彩的出園門去了。或問這書生爲誰？記者代他答道：他姓李。名文傑。字逸梅。遼寧。義縣。陽明莊人氏，他父親李紹唐，是個文武兼全的志士，曾在黃克強部下，當過參謀，不幸民國五年，就一病死了！逸梅他母親王氏係大家閨秀，只生兩男，長男文英，長逸梅五歲，念了三二年書，就從事農務。王氏於夫故後，柏舟矢志，領着兩個兒子勤儉度日。家中雖然不甚殷實，有五間草屋百畝良田，食飯穿衣，到也毫不困難。所以及逸梅八歲那年，王氏因爲文英不克嗣續書香，就把逸梅送入本村村立小學，去受普通教育。逸梅到也長臉，不但能讀能算，遠勝羣兒，就是品行也很端方，先生和村人，誰不誇他一句將來有出息呢！王氏見逸梅真是可造之材，越

發高興，對於衣食用度，亦越發節儉，以期學費充足，俾逸梅深造有力；因此逸梅在鄉間初級小學念了幾年，就升入縣裏高級小學，由高級小學畢業後，就插入高橋兩級師範，及畢業，已十九歲了。不但對於各種科學，頗有根底；而且筆走龍蛇，寫手好草字兒；又兼他胸襟瀟灑，儀表俊秀，確是一個無美不備的青年；所以遠近有姑娘的人家，聽說他伉儷猶虛，屢情冰人，來與論婚。無奈逸梅母子，擇婚太刻，一方女孩子，都沒看在眼里，就把這事。就擱下了。此時文英已娶得馮氏女爲妻，生了一個男孩子，家道比先前也強了許多。惟獨王氏因爲內外操心，已勞碌得兩鬢皆白，十天九病，常擎着藥壺作伴。逸梅雖有摩天之志，礙着母親身體衰弱，怎敢遠離膝下去求名利；所以於畢業後，在家閒居侍親，不知不覺的過了半載。他母親覺着身體日漸強壯，不忍把他久困在家裏，令他就近謀份差事做；因此他就被友人吳子興介紹嘉禾村單級小學，當教習來了。雖



然校地幽雅，設備完善，到底教育事業，比別的事業，冷淡得多。只得因境而安，忍着性子，往前廝混而已。正是忙裏光陰容易過，眨眼間，已開學兩月有餘。這日到了雙十節，學生放假後，逸梅獨居孤館，甚是無聊，命堂役買了一瓶白蘭地，和四兩花生米，往韓氏植物園中效插茱萸的故事，臨風暢飲，以破片刻煩悶。不意見景生情，信口唱了幾句歌兒。就引出個女子來，那女子所說的話，又都句句刺在自己的心坎上；再加上幾眼斜乜，一聲長嘆，真比拘魂取命符還厲害。不但煩悶未曾破得一毫；並且又惹出許多事故來，莫非這也是關乎氣數嗎？閒言少敘，接說李逸梅走出園門，沿途見那長堤衰柳，被入暮的斜陽反襯着。越發覺得淒涼愁慘。少時。到在學校裏，自鳴鐘正敲五點，堂役王頭早將飯菜做熟，坐在三足橙上打瞌睡呢。逸梅放下酒瓶花生米，近前輕輕拍了王頭一掌。王頭一擻劣跼起來，睜開兩隻血盆般的眼睛，瞧着逸梅笑嘻嘻的說道：老師怎麼回來

這般晚哪？今天園子裏也有別人遊玩嗎？逸梅含笑答道：暫且不必閒談，我要先打聽一個人。王頭道：你老打聽誰呀？要是這村子裏的人，我便知道，要是外鄉人，我可就不敢說了。逸梅掃了王頭一眼，也沒往下接說，回手操起拂塵，把身上浮土打掃乾淨，又取出一枝雪茄烟，劃根自來火吸着，坐在炕上，這才笑容可掬的，接着王頭那句話說道：我打聽那個人，正是這村子裏的，今天韓氏植物園裏面遊玩的人，除我而外，還有個半老婦人，和個女子。那女子多說也不過二十歲，薄施淡掃，長的甚是漂亮，穿着縞素衣裳，黃色皮鞋，是個女學生打扮。她給那婦人叫劉媽，婦人稱她菊姑娘。據我揣度，別的村子婦女，絕不能冷清清的來這裏遊玩，你仔細想一想，這村裏誰家可有這樣女子呢？王頭翻了一陣白眼，就韋馱祭寶，發起柞來。逸梅道：你坐下慢慢想。王頭剛把屁股放在橙子上，又一撇劣跔起來，巨靈掌把大腿拍個價響，霧烟瘴氣的說道：人要老了，真不

中用了。天天在眼皮底下的人，還要用心去想，那個女子是趙香菊，婦人是劉婆子，彼時我上街買豆腐去，曾遇着她們兩個，還說了幾句話，我問她們做什麼去着，她們說是從韓家花園散心回來，這才多大工夫，怎麼忘得這般快，真老不中用了！王頭連吵帶嚷的說到此處。逸梅向他搖了搖手兒說道：小點聲音，看被外人聽去，該笑話咱們沒正經咧！王頭又接着低聲說道：咱這學堂東院，就是趙香菊的家庭，要不是園子隔着，彼此還是緊隣呢。不知老師打聽她幹什麼？逸梅含笑道：我因為她不像鄉間尋常女子，故而動問，並沒有別的意見。索與我肚子不餓，再停一會子吃飯也不晚，仍請勞動尊口，把她的爲人如何？家世如何？說給我聽上一聽。王頭見問，回身坐在橙子上，從容不迫的說道：老師要問這些事，話可就長啦！趙香菊她父親趙連字廷璧，大半老師是見過的，他是個買賣人，緣起住在西莊，搬到這村子才十幾年，新搬來那時候，也是個小戶人家，爭奈

人家時運，好作了幾場生意，場場得利，又加上他女人李氏，也是個能幹婆子，照看內外，精勤的很；所以苦了幾年，就拴上馬車，及民國九年那年，他又得着萬國儲蓄會一著頭彩，這一下子，更大發財源了！緊接着買了一千多畝地，開了兩號雜貨鋪，一號錢莊，大人要有錢，孩子那有不嬌慣的呢！所以趙連就把趙香菊送入女學堂念起書來，一直念到今年暑假，才不念咧。聽說在女子師範常考第一，人人誇她文才好，大約是錯不了的！至於品行也很端方，就是皮氣驕做些，今年十八咧，還沒有婆家呢。她爹媽愛她像掌上珍珠一般，將來誰家聘去，造化可真不小，逸梅道：她姐幾個。有哥嫂沒有？王頭道：她就姐一個，沒有哥哥嫂子，再有個八歲小兄弟，就是跟着老師念書那個趙香蘭的便是。她家就四口人，所有的土地，都在外面吃糧租子，那日子過得才省心呢！逸梅又問道：劉婆子可是趙香菊什麼人呢？王頭道：劉婆子是趙香菊的乳母，死鬼劉萬有的老婆，

而如今就剩她一根人，在趙家傭工十多年咧。好心眼兒，愛說愛笑的。外面男僕，還有個廚夫馬大，其餘再沒有別的人了。逸梅聽完這番話，便掃了王頭一眼道：我都明白了。難得你說得很清楚，天色不早啦，預備吃飯吧！王頭答應一聲，拭淨棹案，擺上筵箸。逸梅把剩下的白蘭地花生米，都賞給王頭受用，自己喝了半盃小米粥，便悶悠悠歪在行李上養神。剛一闔眼皮，那趙香菊的美影兒，彷彿立在面前似的，於是又把趙香菊的模樣兒，身段兒，神情兒，說話聲兒，以及所穿的衣兒，履兒。細細默想起來，越默想，心裏越起作用，越起作用，越默想；默想來，默想去，到默想許多疑團來。暗道：趙香菊既然是個品行端方的女子，她可因為什麼在我身後故意說癡話兒呢？並且她那幾眼斜乜，和點着頭兒抿嘴笑；以及臨別長嘆，分明都是用風流舉動，向我表示愛情呢！但是我和她素昧平生，識無半面，她向我表示愛情的緣故，可是從何處而起呢？要論我這臉子

白，她既然當回女學生，各城鎮的走，大半俊俏人物，也見了許多，未必專把我看眼裏。要論我的文才筆，雖然有幾手可覺的，無奈我沒在她面前施展過，她也是不知。雖在園中唱得那幾句歪歌，被她聽見，一個信嘴謔成的玩意兒，又未必能刺動她的憐才心坎。要論那番癡話，幾眼斜乜，以及點頭嘆氣抿嘴笑，都是她無意弄出來的，看她彼時的舉動。神情。口吻。又頗不然。逸梅默想到這個節目，就聽村鷄亂唱，野寺鐘鳴。睜眼一看，案上孤燈，熒熒欲滅。王頭在那邊鼾聲大作，已睡得死狗一般。壁上時辰鐘，已敲過兩點，他這才打開鋪蓋，鑽入被窩睡覺。怎耐仍是睡不着，也只得接着默想前番心事，翻來復去，一直默到大天亮，也沒默明白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二回 追思往事頓得長籌 默悟前情立增喜色

話說李逸梅天明起來，盥漱完畢。王頭擺上飯菜，逸梅一宿未睡，又

加上意緒紛披，情絲泛亂，漫說老米飯豆腐菜不能入口，就是山珍海錯，也難下咽，不過勉強飲了幾盃悶酒，和半盤飯湯，就算一頓早餐罷了！此時八點敲過，學生俱已到齊。王頭搖過鈴，逸梅擎着幾枝墨筆，意懶懶的上堂授課。逸梅授課，暫且靠後。此時該把趙香菊表白一番了。趙香菊的爲人，和她的家庭狀況。已由王頭口中敘述明白，不必復贅，單說她向逸梅表示愛情的緣故。看官你想。香菊既然是個品行端方的女子，她要不知李逸梅，不識李逸梅，焉能在韓氏植物園裏，表現那種輕佻行爲呢？無奈李逸梅不曉得個中情由，所以胡思亂想，這也難怪他。要論趙香菊對於李逸梅，不但知李逸梅識李逸梅而且把李逸梅看得活寶貝一般，這個緣故，說來到也有些意思，當香菊在本城女子高級小學讀書那時候，逸梅正在男子高級小學讀書，男女學校，只隔一條小巷。所以這男學校，是女學生上街必經過的地方。趙香菊心思本來細膩，見着些須小事，沒有不留心的。

因此每次經過男校門口的時節，她就止住脚步，瞧瞧學生考試的榜文，她瞧了多少次，無論月考。季考。年考，都是李文傑三字，列在第一欄裏，自然她就記在心裏了。有一天晚飯後，她們各級住宿的女學生，都湊在一屋裏開談話會；因話提話，就評起這一般男女學生誰的學問好，誰的臉蛋白，七嘴八舌的，月旦起來。趙香菊忽然想起她看榜的故事，於是向大眾說了一遍；並且向有知道李文傑所以然的沒有？內中有個潘貴珍應聲答道：李文傑字逸梅我和他同鄉居住，學問品行都很好，就是那副小白臉子，在這一堆男子堆裏，也是大拇指頭一伸，而如今尙未訂婚呢。菊妹妹你要不信，等那天在街上遇見他的時候，指示妹妹一看。潘貴珍說到這裏，又一挑眼皮道：可是的！我箱子裏，還有抄他作的一首七言絕句呢。待我拏出來，給諸位姐妹們看看，也可以見他學問的一斑，說着下炕，打開書箱子，取出一張紅格紙來。香菊早上前奪在手裏掃了一眼道：原來是



首題雙美人圖的詩，待我念來，諸位密斯們聽着，隨就朗聲吟道：

雙麗婷婷畫最工，渾疑芍藥醉東風；

雖然對面皆含笑，可嘆圖中色是空。

吟畢。大衆齊聲叫了一句好，潘貴珍笑着說道：作詩這個人，正好配合我菊妹妹，這句話說得趙香菊驀的起了滿臉紅雲，回手就是一仙人掌，正拍在潘貴珍白而且肥的香腮上，脆刮刮響了一下。潘貴珍閃在一旁，順手操起一條手帕，照着香菊臉上拋去道：着寶貝。香菊低頭躲過，上前抱住潘貴珍的柳腰兒，摸起癢癢肉來，嘴裏還嘟囔着問道：你還敢多嘴不敢咧？把潘貴珍摸的笑成一團，哀求話兒都說不出來了，惟連喊不……不……一個字兒而已。衆人看着她二人比武有趣，自然都笑的作揖打躬。咕咕呱呱，亂了一陣。而後這個找筆，那個找紙，爭着抄這首詩。抄畢。你吟一句，她吟一句，到十分熱鬧。少時興盡，各歸本宿舍安歇。香菊把這首

詩念熟，才脫衣睡去。從此後李文傑字逸梅便印入她的腦筋裏面了。就是對於潘貴珍也越發親近起來，所以潘貴珍每逢上街的時候，她必隨在後面，希望遇着李逸梅，潘貴珍好指她，孰料潘貴珍半年未遇着李逸梅，趙香菊也只得自嘆無緣罷了。偏偏這年九月本縣開全境男校體育會，各女校都去參觀，第一天搖動預備鈴以後。趙香菊湊在潘貴珍耳旁低聲說道：今天李逸梅要是下場運動的時候，姐姐你可得指示妹妹，妹妹到看看他是個何如人物，好證驗姐姐誇他那番話，是虛是實。潘貴珍便點了點頭，二人正扶着棚沿向外瞧着。忽聽鼓號齊鳴，從東面跑來三個學生，年紀都不過十五六歲，每人抱着一塊石板，頭一個穿着深灰色制服，梳着拿破崙頭，真生得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到十分文秀。潘貴珍用手一指道：這頭一個就是李文傑，趙香菊又仔細睜了兩眼，隨一溜烟似的，跑將過去。少時。大轉板寫出算術競走，李文傑第一，九個盆口般大白字兒。此時香菊眼不

錯珠的瞧着轉板兀自出神。芳魂豔魄，好像被李逸梅攝去一般。潘貴珍在她肩頭，輕輕拍了一掌，低聲兒笑道：菊妹妹我是欺哄你不是啊？香菊點着頭兒嘆道：不意窮鄉僻壤，還有這等一個齊全人物，姐姐到沒說說，我也是很敬重的！二人小聲談了一會子，又接着看那學生運動，這體育會，一連開了五天。逸梅沒有一天不下場下的，最後又奪得一枝錦標；所以逸梅的小影兒，被香逸靈敏腦筋，更印得結結實實，比照像片兒，還真切十倍！就是她後來升入奉天女師範，也沒把逸梅拋在度外，時常還吟逸梅那首詩，給同學們聽。及她畢業家來，路遇潘貴珍，還把逸梅近况，詳細問了一遍。彼時逸梅正在家中侍母，還未得着教育局委任呢。香菊到在家裏，也有人請她教讀，無奈她父母不許可，只得埋首深閨，溫習女紅而已。有一天看見她兄弟趙香蘭的做影兒寫得清和圓潤，便問香蘭道：這個做影兒，是現在這個教員寫的吗？香蘭道：是的。香菊又問道：這個教員

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呢？趙香蘭本是個不知事的孩子，焉能留這份心。所以趙香蘭說了聲姓李，往下就翻起白眼來。香菊萬想不到逸梅來此教讀，因此瞧着香蘭一笑，也就不往下追問了。香蘭雖然是個不知事的孩子，到很靈便，這天晚上放學，他就把逸梅的名片兒，偷了一張，到在家裏，拋給香菊道：我們先生的名字，都在這張片兒上面寫着呢。香菊拾起一看，好像他鄉遇故知的一般，歡喜的連飯都吃不下去了！偏偏這天的明日。逸梅率領學生，往東山旅行，正由趙香菊門前經過，香菊聽着唱歌聲浪，便慌忙走出來瞧看，幸喜學生隊伍，剛過去一半。時當廢曆八月初旬，天氣溫和。逸梅穿着青呢子中山服，架着托羅克鏡片，禮帽兒，皮鞋兒，都是簇新的，手裏擎着文明杖，沉重重的隨在後面。細看他的容貌，比開體育會那時候，越發清秀了！身量兒也高了好些！香菊此時，若不礙着男女有別那句古話，早趕到逸梅面前，握着手兒，說上幾句話，令逸梅知道她這

番憐才情意；因此故意嗽了兩聲，希望逸梅盼她一眼，怎奈逸梅連頭也沒抬，從容走將過去。香菊便癡呆呆站着出神，直待逸梅去遠，才丟魂失魄的回轉香閨。由此她的心君，可就不像往日那樣沉靜了。時常到在門外瞭望李逸梅。孰料逸梅無事不出校門，焉能見得着呢！及至雙十節這天。趙香閨由學校回來，一壁往院裏跑，一壁嚷道：今天國慶紀念日，又放假啦，我們先生該上韓家花園遊逛去啦，方才王頭從小鋪裏買了一大包子花生米，和一瓶子洋酒，有八成又得喝個醉鬼似的回來。趙香蘭嚷着已進了屋子。趙香菊知道趙香蘭天真爛漫，不會撒謊，聽完這番話，心中立刻起了作用。暗道：我何不乘着這個當兒，借散心爲名，到園子裏會李逸梅一面，談談心事呢？主意打定，急忙換上衣服，稟明她母親，往外就走，剛走出房門。李氏又把香菊喚回去說道：你這了頭，太也不懂事了！你看咱這村子裏，誰家十七八大姑娘，獨自上外面遊玩去着？你要樂意去，等你

劉媽擣完布陪你去。香菊聽教劉婆子陪她去，心頭好像澆了一桶冷水，那遊興的熱度，登時間由沸點降至冰點。雖然不從心，也只得勉強笑着，答應一聲遵命！少時，劉婆子擣完布，也換上件潔淨大夾襖兒，一同香菊出了里門。但見衰草白楊，零落殆盡，景象淒涼的很！所以香菊一壁走着，一壁感嘆。劉婆子說說勸勸不知不覺的進了韓氏植物園，將走在假山後面，就聽見前面有人唱歌。香菊已料定是逸梅，所以趕緊走將過去。見逸梅正在假山石畔獨自一人，詩酒自贖。正好上前接洽，可恨劉婆子在旁，不便說話，有心將劉婆子支出去，既無故可託，又恐露了馬脚；於是用眼角兒，癡話兒，以及點頭嘆氣兒，表現她啞叭吃了黃連，說不出口的難堪愛情。記者寫到這裏，李逸梅默想不開那個疑團，諒看官早已澈底究根的明白了。閒言免贅，再說趙香菊由韓氏植物園掃興而歸，同她父母胡亂吃過晚飯，回在自己屋裏，打開鋪蓋，悶悠悠的臥下。此時她的心神，較比

往日越發撩亂，這也有個道理。要論趙香菊對於李逸梅，雖然頭幾年就起了憐才念頭。但是那時候，一則她年紀小，沒有複雜思想，二則彼此距離又遠，沒有可接洽的機會。所以她那種憐才的念頭，不過如海水之潮，常起常滅罷了。而今彼此只一園之隔，所處的地位，當然不像原先那樣障礙。又兼逸梅擇婚太苛，東床無主，種種情形。她又於潘貴珍口中，探知一切。可巧天公作美，安排出這般一個境遇，她焉有不見事生風，意惹情牽的呢！所以香逸躺在炕上，輾轉反側的盤算起來，一直盤算到夜半，也沒盤算出個頭緒來。比李逸梅默打疑團，還苦腦三分。少時。她又接着盤算道：我認識李逸梅的原因，是潘貴珍暗中介紹的。潘貴珍認識李逸梅的原因，不過二人同莊居住罷了。然而我舅舅家在陽明莊住，也姓李。聽說陽明莊上姓李的都是同族。果然。我會和李逸梅可是不費難了。香菊盤算到這裏。好像走出五里霧中，最後她又接着盤算會和李逸梅的方法。這盤

算一定，她才安安稳穩的混入睡鄉。一覺醒來，紅日已上三竿，此時家人已開過早飯，她梳洗完畢，在案上用了些饌點，天色就要晌午啦。這個當兒。趙連兩口上，正坐在炕上討論家政。香菊把夜間盤算的事情，又重複默溫了一遍，這才由西屋慢騰騰的走入東屋。向趙連夫婦問過早安，回身坐在椅子，向她爹媽陪個笑臉說道：孩兒今日想起一宗事來，要向父親母親發表一番，要聽孩兒這番話說得有理便辦，無理做罷，究竟這宗事，可與孩兒無干。李氏插嘴道：你這孩子一說話。就帶囉嗦，什麼事簡直的說罷，不必打草稿兒啦。香菊紅了紅臉，瞧着李氏帶笑問道：媽我舅舅家，不在陽明莊上住嗎？李氏嘆口氣道：正是在陽明莊住，可嘆你外祖父母死的都早些，你兩個舅舅又都遠走高飛，而今連個信息也沒有咧，你打聽這事幹什麼呢？香菊笑道：待孩兒問明白了再說，又問道：媽陽明莊上姓李的，都是一族嗎？李氏道：不但都是一族，而且還沒出五服呢。香菊笑



道：要是這樣，聽孩兒說來，孩兒昨日在韓氏花園裏，遇見西院學堂教員，孩兒在城裏念書那時候，都認得他，他叫李文傑字逸梅，是個品學兼優的人物，他家也在陽明莊上住，據你老這樣說來，他和我舅供一個家譜，也是有的。果然。他和咱們不也有點親戚嗎？他來在咱家門口啦，理應把他請來吃頓飯，又可以借着打聽我兩個舅舅的下落。再者。我蘭兄弟跟着他念回書，更應當盡番地主之誼，一頓飯所費幾何，何不找個光面兒呢？趙連接着說道：這本是一宗正經事情，那有辦不到的呢？李氏也屈着香菊笑道：你的思想，到很周到，往後遇着應辦的事，只管說，不要發拘，適才你提的那個教員，我也想起來咧。頭幾年聽說前院死鬼李紹唐我大哥的二兒子玉柱斃，鄉兒城兒的念書，有八成是他來這裏當教育咧！李氏說着，又把兩只視線，移射趙連臉上道：反正你閒着無事，簡直就給那先生搭個請信去吧。再打聽打聽到底他是誰，就不是李文傑也是請的。趙

連答應一聲，翻身下炕，大搖大擺的去了。看官聞至此處，敢說趙香菊知李逸梅識李逸梅，並把李逸梅看得活寶一般吧！接說趙連走進學堂院裏台階兒上，故意嗽了兩聲，止住脚步，高聲問道：李先生在屋中沒有啊？此時逸梅因爲上午功課授竣，正悶悠悠的坐着默打昨夜那個疑團呢。忽聽外面有人呼喚，便答應一聲，慢騰騰的走出來。逸梅亦曾認得趙連，因把趙連讓在屋裏，對面坐了。趙連瞧着逸梅滿面春風的說道：你先生來在敝村，已經兩三個月咧。雖然認識，並未交言，我今天特來拜訪，和你先生談會話兒。我說你先生貴府是在陽明莊上發財嗎？逸梅道：是的。趙連又道：死去李紹唐先生，你先生知道不知道呢？逸梅道：那是不材的家嚴，你老莫非認識嗎？趙連一拍大腿道：原來果然是你呀？你乳名不叫玉柱嗎？逸梅聽了這句話，摸不着頭腦，便發起怔來。趙連又笑着說道：幸而香菊你表妹在城裏念書那時候認得你，要不她昨天在韓家花園和你遇

着，回家提說，你就在這裏再過幾個月，也想不起是你來，儼二家是實在的親戚哪！簡直晚上請到舍下吃盃水酒吧，並且你大姑還有許多的事情，想向你打聽呢。趙連說完話，掃了逸梅兩眼，又接着說道：看你這樣子是怔了，我明白說給你，你就想起來啦！後院李治國你二祖父，就是我的泰山，雖然他老人家故去多年，大半你也能曉得呀？逸梅經趙連這一提說，便暖呀一聲說道：原來是趙大姑夫到了，未能登門叩拜，多有疏慢，說着。就鞠躬行禮。趙連也欠欠身道：不知者不怪，咱爺兒兩個，晚上再談吧。我這就備辦酒菜去。逸梅道：你老可千萬不可費事啊！趙連道：便飯而已。說着。轉身出來。逸梅送至門外。趙連又返身說了一句候請，才匆匆走去。逸梅轉回屋中，這才曉得趙香菊原來是認得他。再默想趙香菊那番送情的態度，以及趙連今日如此招飲，知道其中是含着戀愛的原素，登時間滿腹雜念，化爲烏有，只歡喜的，心花怒放，肺葉齊張，坐臥不知所

以。少時。學生吃午飯回來，便趕緊上堂授課，不但神情兒比上午活潑了許多，就是聲調兒也高了好些，迨功完畢，換上一身嶄新的衣服，不住出來進去的盼望請他的人來。又天上那個太陽，比往天走的也慢，好像故意和他作對頭似的。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三回 美酒佳殺款待上客 高談闊論鄙薄寒儒

話說趙連回到家裏，向李氏笑着說道：學堂先生，果然李紹唐你大哥的二兒子玉柱斲。李氏也帶笑說道：我約摸年青教讀的，除他而外，沒有第二個人呢！趙連又道：天色不早啦！應當做什麼菜飯，你們娘兒兩個，就吩咐廚房慢慢的做着吧，聽說他好喝幾盃子，我得弄點好酒來。說着。由案上操起一個玻璃瓶兒，返身去了。趙香菊笑嘻嘻把劉婆子喚到面前，什麼小雞炖花蘑，紅燒大鯉魚，小炒肉，吩咐了一大堆。李氏也笑着說了兩樣飯。劉婆子到廚房訴訴了。迨趙連買酒回來，就快到三點鐘了。又

停了一會子，趙香蘭放學回來，廚夫馬大已將飯菜做熟，趙連到學校裏，把逸梅請來。李氏早立在台階兒上等着呢。及逸梅走到近前。趙連給逸梅引見道：她就是令大姑母。逸梅急忙脫帽鞠躬，問過安好。李氏咧着大薄片子嘴笑道：這才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呢！咱娘兩個，一晃十餘年沒見着面啦！你比小時候，越發清秀了，我算一星星兒，也不認得你啦！你可認得我不認得呢？逸梅道：彷彿小時候是見過你老，要在別處遇着，也是不敢認了！說着。已走進臥室外間，此時香菊正站在自己閨房裏，挑着門簾兒，露着半面向外偷窺呢。逸梅故意掃了她兩眼。香菊抿嘴一笑，輕輕擗下門簾兒。逸梅進到屋裏，和趙連夫婦，謙遜一番，才坐在炕邊上。劉婆子遞過水烟袋，逸梅吸了兩口，覺着氣味不好，又把烟袋遞給趙連。趙連接在手裏，就咕嗒嗒，咕嗒嗒的吸起來，李氏在旁邊呆立了一會子，便提着香菊的名兒喊道：你過來和文傑你表兄見一見，這本

是實在的親戚，並且你又認得他，還有什麼可避諱的呢？香菊正等着她母親這個吩咐，便嬌滴滴答應一聲，風擺荷花兒似的過來。逸梅急忙站起，二人見過禮。香菊立在李氏身旁。逸梅歸坐，瞧着香菊含笑問道：今天聽我大姑夫說，菊妹妹在城裏念書那時候就認識我，可是在什麼地方會過，我怎麼想不起來咧！香菊斜乜逸梅一眼，笑着說道：這本是一面認識，無怪梅哥哥發悶，隨把如何看榜，如何抄詩，以及潘貴珍又如何在此中介紹，種種情由，約略說了個大概。說完。又向逸梅使了個眼色。逸梅知香菊心裏還有別的隱情，礙着她父母在旁，不便明白傾吐，於是點頭會意，也就不再往追問了。此時棹案上，盃兒。匙兒。碟兒。箸兒。已擺列停當。趙連放下水烟袋，將逸梅讓在上座，自己坐在下面陪着。逸梅謂李氏說道：這也沒有外人，你老也請上來吧。李氏道：我等和你菊妹妹一塊吃，你們爺兒兩個，先慢慢的喝着吧。緊接着劉婆子送上酒菜，賓主互相酬酢。

起來。李氏瞧着逸梅笑道：可也怪！文傑你沒來那時候，我肚子裏覺有萬語千言似的，及見了你的面，反來不知從那頭說起，這回借娘兒兩個，可得消停停談一會兒。我說文傑你記得你一祖父不記得？逸梅道：記得。我二祖父是五尺多高的身材，赤紅臉，連鬚鬚鬚，說話公鴨嗓，生性鯁直，喝起酒來，不醉不釋手，那年給老王家担保，到限沒交上錢，一發急躁，得火症死的。他老死那時候，還念了一場和尚經，有個婦道，穿着滿身重孝，每逢燒化紙錢的時節，她就坐在棺材旁邊，爹呀！爹呀！的哭。我媽聽見她哭，就出來勸解，回頭一想，那婦人模樣，就是你老。李氏嘆口氣道：那正是我呀！逸梅又接着說道：我還記得那時候，你老曾帶個小女孩子，穿着素花衣裳，頭上挽着兩個小抓髻，出來進去的教我帶着她玩。我要有時躲開，她就哭了，有回我哥哥從廚房裏給她要了幾個丸子，她用白菜葉兒包着，各處找我和她倆吃，我說不吃，就撅着小嘴，生

起氣來，待我吃了兩個，她才嘆喲的笑了。那個女孩子，就是我菊妹妹吧！李氏笑道：不是她還有誰呢！香菊早背着臉兒笑個不住。李氏又問道：這些事情，你既然都記得，紹文紹武你那兩個叔叔，你更記得啦！逸梅道：我那兩個叔叔，生相都差不多。紹文我大叔，好賭錢，紹武我二叔，好當兵。於我二祖父死後，就把家中田產，典的典、賣的賣、一同上漠河金場去了。直到如今，一次也沒回來，有說我大叔在俄國柏林賣洋酒的，有說我二叔娶個高麗姑娘，在同江開醫院的，這些年、連個確實信息也沒得着。李氏嘆口氣道：他們哥兩個，枉在世上做回人，不能爲老人爭口氣，到也能了。反來敗淨家產，遠走高飛，忍心把爹娘的骨頭拋下，真是可恨之極，還想在外面出色發財哪！就是死去，也沒人想他們。李氏說着，眼圈一紅，就低下頭兒。香菊斜乜逸梅一眼，回頭謂李氏帶笑說道：媽你老可不要傷心，看惹起我梅哥的煩悶，該喝不下去酒咧！李氏發了片



刻呆，才換出笑容，又謂逸梅道：自從你兩個叔叔散家那年，直到如今，我永遠也沒看見陽明莊上的樹杪兒，就是你們前後院有個紅白事情，也不是因為道遠怎的。都不肯賞給我個信兒，好像沒我這個姑娘一般。又兼你大姑夫，孤身一人，連年忙做買賣，沒有閑工夫去串親，因此越發生疏了。雖然生疏，直親腦不一百日，你不知道我在這裏住，到也罷了，難道你媽她，也不知道嗎？你來的時候，她怎麼沒說給你呢？趙連插嘴道：你是活糊塗啦，咱由西莊搬來，這才多少年頭，人家知道嗎！逸梅也從中辯道：我母親雖然時常提說你老，因為你老早先常搬家，後來不通消息，又無處可問，所以也不曉得你老確實的住處，並不是故意把你老拋在腦後哩！李氏紅着老臉道：這是我錯怪你們啦！可是的、談了這麼半天，到把正經話忘咧！我說文傑，你母親的身體，不是很好的嗎？你哥倆個都成家幾年啦？逸梅嘆口氣道：自我父親作故，家中內外事情，都是我母親一人

經理，那天有個省心的時候，又兼她老自幼氣弱，所以近幾年來，勞碌的形容消瘦，時常的服藥，因此姪兒不敢遠離她老，才來這裏當孩子王，我哥哥已成家三四年咧，跟前還有個小男孩子，至於姪兒。說到這裏，又咽住話頭，掃了香菊一眼，見香菊一雙蜜蜂眼兒的視線，眯眯射在自己臉蛋上，慕的羞得面紅過耳，又勉強接着說道：尙未訂婚。李氏笑道：你這孩子臉皮，也太薄了。這本是人生一宗正經事兒，還發什麼羞呢！你媽眼眶子高，我是知道的，又兼你才貌雙全，一定得聘個好女子，才能配合得來呢。況且婚姻，又是人生第一大事，要是好三歹四的辦了，將來男嫌女陋，女嫌男癡，不合美起來，家庭間的幸福，也就一點沒有了！不但男子聘妻，是應當注意的，就是閨女找婆家，也是不可草草；所以香菊你表妹，上了幾次媒人，我都沒敢做主。李氏正說得高興，香菊眼兒一溜，臉兒一沉，推了李氏一把，回過頭去，瞧壁間貼得那幅張生戲鶯爲圖。李氏

便按下這番話，脛着香菊笑道：「這算什麼不好話，你這丫頭，又動了皮氣，文傑你表兄，也不是外人，當他說說何妨。將來我還想託他給你訪個好人家呢！」香菊越發羞了嬌，噴滿面。瞪了李氏一眼道：「媽你今天是瘋啦！」李氏素知香菊性子執拗，又見自己真說走了板，便回過頭來，脛着逸梅打岔道：「文傑你竟聽談話啦，到吃點菜呀！你也不是到外人家咧，可千萬不要裝假呀！」逸梅正仰着臉兒癡呆呆看香菊做羞樣兒，聽了這句話，便端起酒盃，喝了一口道：「姪兒從來是不會裝假的。這當兒、忽聽劉婆子在外面嚷道：好燙手！好燙手！他怎麼這般熱呢！說着嘎嘎的進了來，捧個大號洋磁盤，裏面盛着一斤多重一尾鯉魚，在沸湯裏面臥着，還吱吱的叫呢！燙的劉婆子滿頭是汗，毛腰拱脊走到案前，咬牙咧嘴的放下，倒退了兩步，一壁着她的手，一壁喘氣，惹的滿屋人都笑了！」趙連謂劉婆子道：「你真是個笨貨，廚房裏有現成的托盤兒，你不使用，燙死你也不可人心疼。」

說的滿屋人又都笑了！香菊操起一條白手帕兒，向劉婆子拋去道：看你老臉上的汗點，好像六月豆花雨，要是滾入菜裏，可令人怎麼吃啊！劉婆子老臉羞得越發紫了，拾起手帕，向面上抹了一陣，望着香菊淡淡一笑，又趕緊邁步出去。少時菜圓、逸梅酒至八分，臉皮上泛起朵朵紅雲，恐怕醉了，有失儀容，遂推盃不飲。趙連夫婦，見逸梅未曾留量，也沒深讓。劉婆子又送上飯來。逸梅又咽了五塊油酥餅，喝了一盤糯米肉粥，才摺下筷子。漱過口、擦過臉、擲出一枝雪茄烟，劃根自來火吸着。劉婆子把棹案收拾乾淨。香菊吩咐劉婆子道：劉媽，你把我從奉天拏來那包雨前香片、泡上一壺來，劉婆子答應着去了。此時逸梅被香菊感動的，心裏那番快慰，真不是筆墨可以形容出來的。有心和趙香菊說上幾句親愛話兒，只是不好出口，遂沒話做話的，謂趙連道：你老今年秋收可怎麼樣啊？趙連搖着腦袋道：不强、不强、實在不强！我因為家裏，沒有做活計的人，所有

土地，都在外面吃糧租子，今年不是春旱秋澇嗎！所以才分了二百多石高糧，九十幾石豆子，其餘芝蔴、麥子、等項、約摸也不過七八十石，外加上萬斤帶子棉花，就是這些出產。幸而幾號小生意，尙能得利，總而言之，無論年景如何，我家對於度日一層，是能支持住的。趙連說着，又問逸梅道：文傑你家這時候，還種多少地土，有生意沒有啊？逸梅道：生意是沒有的，不過有百八十畝薄田，吃盃老米飯不費週轉而已，和你老比較起來，那不差多啦！趙連笑道：今天咱爺兩個談起這番話來咧。我實在說一句吧！生在這個時代，創業求財，是第一要務。你看那梁士貽，敢說比偉人銅像聲價還高吧！世人誰不景仰呢！再次一等說：那家大業大的人家，所住的、都是什麼高樓，所吃的、都是什麼珍饈，所穿的、都是什麼綢緞，較比那草舍茅菴，吃不上、穿不上的小戶窮人，不是成了天上下地區別嗎！況且當今時代，專講究財產資格，無論是個什麼下色人物，要是

有了財產資格，沒能力也就有能力了！往小說、一村裏有財產資格的，就可以當個村長，往大說、一縣裏有財產資格的，就可以當個什麼會長。再看那些富官吏的，連篇公文都辦不好，試問他們有什麼學問，不都是借着財產資格騙的交椅嗎？所以有財產資格的人，雖然他肚皮裏，都是人中黃，大衆反贊成他錦繡花腸，七孔三毛心呢！由此看來，有財產資格的人，不也特占勢力了嗎！因此我對於求財，是很盡心的。雖然沒有財高北斗，但是在這周圍三十里以內，也稱得起是個著名的富戶，一凡公私兩項，誰不親近咱爺呢！俗語說的好，錢能使鬼，財可通神，况且肉人啦！

趙連洋洋得意，說到這裏。劉婆子送上茶來。趙連接了一盃，又盪着逸梅說道：就拏我和文傑你比吧！你可是少年英俊，前途遠大，比我有出息，但是到在外面，還是有人恭維我，沒人恭維你，這就是財產資格上的勁頭。所以文傑你趁着這個花紅時代，理應想個活動法兒，謀些產業才是，

又兼你們讀書人，心坎裏有謀略，筆尖上有工夫，對於創業求財，比我們不更容易啦！我勸你將來，還是不教這個窮學，簡直入官場中，謀份差事，把良心向胳膊窩裏一揣，東撿西吞的幹起來，幾年就大發財源了，而後辭職回家，坐在炕頭上，使奴喚婢，有多自在呀！香菊聽她父親說起這番話來，那桃花般的臉皮上，早就紅一陣白一陣的打閃，聽到此處，便忍耐不住了。往前湊了湊，向趙連陪個笑臉插嘴說道：你老這篇經濟學，留着和同行夥計們談吧。我梅哥是不愛聽的，一凡真正讀書人，所講究的是誰的學問好，誰的手筆闊，誰能慷慨好義，誰肯熱心愛國。那些事情。對於金錢財產，本來看得很輕，況且壞良心去求啦。所以他們和守財虜那等人，是極端反對的！你像我梅哥，並不是沒有求財的能力，創業的本領。只因我大舅母身體軟弱，不忍遠游，才來咱村裏教讀。至於你老治家的歷史，大半我梅哥早聽人說得爛熟了。所以你老簡直還是落會別的科吧！香

菊說完話，斜窺逸梅一眼，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又回在李氏身旁坐了。逸梅彼時，正嫌趙連這番，話說得討厭，忽然被香菊從中打斷，又說出許多近情近理的話來，心坎裏自然又是痛快，又是感激。趙連受了香菊這番搶白，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股無名孽火，從脚底心直透腦門，把巨靈掌向棹案上一拍，回過頭去，很很睜了香菊一口道：你這丫頭，越有人你越上臉，我這番話怎麼就不入你的耳，你就敢駁，未從說話，你也應當好好想想，要不是我多賺了幾個錢，你也配鄉兒城兒的念書，你也配成天每日打扮光華華的，你怎麼不知道飲水思源呢！又你們讀書人，和守財虜大相反對，你要沒有這個守財虜的老子，早給人家做童養媳婦，南山坡、北河窪、拔豆根，挖苦蕪菜去啦。幸而你表兄不是外人，要是外人，你可怎麼叫我下台。就是我這番話說得不對，詐別人駁，也不許你駁呀！你這不是越長越不知道好歹啦！可惜我血汗錢的培養啊！趙連



說着，又連過打起氣略來。逸梅見趙連責備香菊，委實難過。便一壁喝茶，一壁勸解道：你老多餘生這般大的氣，我菊妹妹所說這番話，本沒有什麼額外不對的，就算有不對的地方，你老也應當看她年青，原諒她走嘴，用善言開導她才是。李氏也插嘴說道：這本是閒話，一點關係也沒有，何必這樣呢！此時把香菊鬧的，眼圈兒紅了一陣又一陣，幾乎落下淚來。趙連經李氏逸梅這番勸解，氣也就消了。逸梅又故意說了幾句閒話兒，見天色不早，便要告辭。李氏謂逸梅道：文傑你要得暇的時候，就隨便過來，和你菊妹妹倆，或研究一首詩兒，或講段書兒，不比在學堂裏，悶悠悠的坐着強嗎！你要不趁着這個時候，勤過來幾過，將來你要是走了再來，那可就費勁啦！你千萬可不要見外，你要見外，可就對不住大姑我啦！逸梅連聲應了兩個是字，欠身出來。趙連香菊李氏一同送出門外，直待逸梅轉過牆角。香菊才抽身回去，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四回 燈火初明身閒訪友 雞聲乍曉情急修書

話說李逸梅由趙家出來，輕行緩步，向學校裏走。見那車輪般大太陽，落在地平線上，吐出幾縷迴光，把左右雲霞，照得燦爛如錦。就是左近楓林晚樹，受着這幾縷殘陽的返照，彷彿也像有了生意，這也是他今天受了美感的快慰。所以才發出這種想像來。逸梅轉回學校，見王頭已用過晚飯，正立在櫃台旁邊，刷洗盥箸呢。王頭笑道：老師這回、橫豎是認得趙香菊咧吧！逸梅笑了笑，也沒往下接說，回身坐在炕上，吩咐王頭道：我還是覺着渴，你趕快煮壺茶來。王頭道：棹上那壺茶，是方才泡的，大料着是不能涼的。我算計老師回來准渴，所以我吃完飯，什麼也沒顧，趕緊預備下了。逸梅浸了一盃，喝在口裏，果然滾熱，一連喝了幾杯，便頭朝下，歪在行李上，剛想默理心事，誰知上眼皮就找下眼皮了，一眨眼的工夫，就沉沉睡去。比及一覺醒來，已是雀噪檐前，紅日滿窗那個時候。

了。隨就翻身起來、盥漱，王頭笑道：老師、昨晚上有八成是在老趙家多貪了幾盃。而不然者，怎麼連衣服也沒脫，連鋪蓋也沒摺，就睡得這般沉呢？逸梅順口笑着答道：可不是、什麼呢！說着、盥漱完畢、王頭轉身出去，取來飯菜。逸梅胡亂吃過早飯，就上堂授課。及到晚上，趙連家中有個做買賣的朋友，名叫錢大，又把逸梅請去陪酒。趙香菊比較昨日對待逸梅，更加親近，飯後客走，她又把逸梅讓在自己閨房裏，故意向逸梅問了幾個關於戀愛的新舊故典兒。逸梅便喜孜孜的對答了。他二人將要乘着這個時候，發表心裏的隱情。可巧李氏過來，遂打斷話頭。他二人又東一句、西一句研究起科學來。李氏坐在一旁聽着，甚是歡喜。她那裏曉得二人的心事呢？少時、逸梅便起身告辭，轉回學校，這時候也就有天沒日頭了。命王頭秉上燈，呆坐吸煙，默想趙香菊對待他種種親愛情誼，不由得、趙香菊的美影兒，又在他的靈敏腦筋裏面，像走馬燈似的旋轉起來。

再思他二人遇合之奇，投緣之切，料定將來準能發生伉儷問題。正默想着。王頭提着水壺進來說道：老師喝茶吧。逸梅一積伶才收回心猿意馬，隨手浸了一盃茶喝着，又找出一本紅樓夢來，湊在燈光下面，靜悄悄的看起來，正看得入神，忽有敲門聲，被清新空氣，傳入耳鼓：嘖：嘖的響個不住。逸梅謂王頭道：有八成是吳子興來了，你怎麼還不快開門去呢？王頭一怔道：是門響！我還沒有聽見呢！說着、出去，就着月光兒，開門一看，果然是吳子興。王頭笑道：大先生這幾天怎麼沒來串門呢？吳子興笑道：不必說了，這幾天家裏，零碎事情才多呢！又是彈棉花，又是蓋房子，又是醃菜，又是糊舍，那處不得我著個眼睛。所以鬧的，一點閒空也沒有，今天才見出頭緒。說着、二人已上了月台。逸梅迎出來笑道：我正盼望大哥談天來呢！吳子興笑道：我約摸老弟，獨居孤館，是能發悶的，所以乘着今晚身閒，特來探訪。此時二人已進了屋子，對面坐了。王頭從

皮匣裏，拏出兩枝雪茄煙，分給每人一枝，順手劃根自來火燃着，回身又出去烹茶。吳子興吸了兩口烟，仔細向逸梅臉上，瞧了瞧笑道：我這幾天沒來，老弟的面龐兒，怎麼瘦了呢？逸梅笑道：這才是夢話呢！我覺這幾天還胖了好些呢！吳子興笑道：老弟別巧辯啦！我深知你是個多情士子，這幾天不思想什美事，又勞神失眠咧！逸梅臉兒一紅道：你可把我冤枉極了！設或我今天得個暴病死去，你還說我是思想死的呢！大哥的嘴巴，有多麼厲害呀！吳子興笑道：這本是說笑話兒，老弟不要發急，一面說着，一面把逸梅方才看得那本紅樓夢操起來，那半捲半閣的地方，正是林黛玉巧語謔嬌音那一兒。吳子興看了兩行，又放在原處，望着逸梅笑道：老弟你不說紅樓夢是男女淫慾教科書嗎？今天你怎麼也看起這個來咧？逸梅紅着臉兒笑道：這書的事實，雖然不體統，文字到很可觀；所以小弟是看這書的文字，並非是看這書的事實，吳子興哈哈大笑道：老弟真是大有辯

才，但是你就長出蘇秦那樣舌頭來，無奈事有真理，我今天也真不要臉一回，和老弟開個辯論會，什麼聖經賢傳，詩選文集，咱不必論。單就這平常看書上，研究一下子。老弟你說？白話小說中之水滸傳西遊記，比紅樓夢的價值怎樣呢？逸梅紅着臉兒笑道：這三種書自然是同垂不朽的。吳子興笑道：既如此，老弟何必單看紅樓夢呢？並且文字的妙處，須借着事實傳達出來。金聖嘆批會真記有云，事妙故文妙，文妙必事妙，我請問老弟，你要不看事實，能知道文字的妙處嗎？又兼老弟所看這篇紅樓夢，正是寶玉黛玉發生愛情的時節。我想老弟既愛看這篇文章，必也愛看這篇事實，畢竟老弟的心君，是不大老實了！吳子興這番斬釘截鐵的話，把逸梅批評的臉蛋子緋紅，再也發不出什麼辯論，惟有嘻嘻乾笑而已。吳子興掃了逸梅兩眼，又接着含笑說道：總而言之，老弟愛看紅樓夢的文字也罷，事實也罷，無論如何，千萬可別上紅樓夢的當。俗語說的好，書能變化氣

質，要挾他做爲消遣的寶貝，天長日久，最容易銷磨英雄壯志，感發兒女柔情，咱們正在青年有爲時代，光陰可貴，研究點應用學問，不比看紅樓夢強嗎？吳子興正洋洋得意，大放厥辭。王頭送上茶來，逸梅扔了一捲頭，倒了一盃茶，恭恭敬敬，送在吳子興面前笑道：大哥請吃茶吧。小弟知過必改，從此再也不看這個玩意了。吳子興素知逸梅性急臉熱，已經服了軟，也就一笑住口，吸煙喝茶、吳子興又一挑眼皮、謂逸梅道：可是、我聽學生到家說：東院老趙家，連適請你喝酒，是有什麼事情怎的？逸梅便把他和李氏有姑姪關係的緣故，說了個大概。吳子興笑道：原來如此啊！我和趙連還有表兄弟的關係呢。我那位表兄，頭腦腐舊的很，就是認得大錢，俗不可耐。令姑母對於見人接物，處理家計，尙稱周到。至於香菊我那個表姪女，可是青出於藍，在這一方女子堆中，真是鶴立雞羣，可惜家庭腐敗，將來不找個什麼樣的婆家呢。逸梅聽吳子興說和趙連也有親

戚，不由的心中一動，立刻添了一層喜歡，他喜歡的原因，久而自明，也不必細表。接說吳子興說完這番話，扔了烟頭，喝口茶，又謂逸梅道：我擬明天進城納捐，所以特來問問老弟，學堂裏要是缺什麼圖書，老弟要是買什麼東西，可開個單子，就便捎來。逸梅道：學堂裏所用的東西，什麼也不缺，就是小弟想買一刀薛濤信箋，和打宣紙信封罷了。吳子興道：再好好想想，沒有別事情啦？逸梅道：別的事情是沒有的。吳子興便起身告辭。逸梅將送出重門，就被吳子興推回。看官要曉得吳子興是個何如人物，待記者慢慢的寫出來。這位吳子興年方二十六歲，曾和逸梅同過學，他的學問雖不甚優，筆底下也頗明白，曾在直魯聯軍司令部，當過少校書記官，因為他父母相繼作故，又無兄弟，遂辭歸里，照料家務，他家道到般實，就是人口蕭條，除他而外，還有一個老婆，一個兒子，他老婆林氏，是個莊農人家姑娘，他兒子福兒，年方八歲，上學才一年，他因為幹



這家長的營生，無拘無束，就把功名念頭打斷，情願終老山村。他爲人到很爽利，佳禾村這個小學，就是他熱心出款創辦的。逸梅當教員，也就是他請來的。他和趙連又係表兄弟，所以他將來說話的地方很多，也算是本書中一個重要角色。他把逸梅推回屋裏，匆匆的去了。王頭又趕緊局上門，此時壁上時辰鐘，已敲過十點。逸梅雖昨夜暈了一宿，身體的疲倦，還是沒休息過來，便展開被褥，脫衣服睡眠。且說趙香菊於李逸梅走後，一同李氏到東屋。劉婆子泡上茶來，主僕三人圍燈閒談。此時趙連因陪客多飲了酒，躺在炕頭上，已暈得死狗一般。劉婆子扭着李氏問道：可是的。學堂李先生，是姐姐怎麼一個姪兒啦？李氏道：他是我親大伯的孫子。劉婆子道：原來如此啊！怪不得這樣款待他，說着喝了一口茶又道：我從來見了許多的俊俏人物，那有像李先生這般齊全的呢！不但人品長的好，就是口齒言談也很清利，行走坐臥，也很規矩，怎不稀罕死人！誰家

姑娘要是嫁給他，真是前世燒了高香啦！李氏笑道：你快住口吧！說的我好肉麻，你這老貨，來世要再託生丫頭，准是個浮蕩東西，說的香菊嘆味笑了。噴了一炕茶。李氏又鄭重說道：看起來、從小看大這句話，到也不假。李文傑小時候，就不像別的孩子，多早晚看着，都是大模大樣的。就是愛哭。我爹死的那年冬天，我去燒紙，是在他家裏住的。那晚上、他哥哥領着他在院子裏遊玩、他忽然拾得一張紙烟票，上面畫着兩個美人像，把他歡喜什麼似的，擎回屋裏問道：大姑這洋烟票上，畫的都是誰？我信口搭言的說道：畫的都是你媳婦，他就瞅着紙烟票，嘻嘻的笑起來，笑了一陣，又回在院裏遊玩，這時候前後院的孩子，也來了許多。亂吵亂嚷的鬧了一會子，方才散去。他回在屋裏，不知怎麼把那張紙烟票丟咧！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誰勸也不聽，聲聲要他媳婦。他媽謂我道：竟怨大妹子，這孩子各色的很，你看着、這一宿也不能住聲，後經我掏出半角

錢，給他買了幾個燒餅，好歹算哄住咧！回想這宗事情，好像不幾年似的，沒成想他都念完書，當上教員啦！前浪催後浪，無怪我的頭髮都白了。香菊和劉婆子聽李氏說出逸梅幼年趣史，只笑得咯咯的，笑過這陣，又談了多時，香菊才和劉婆子回在西屋，安排鋪蓋。劉婆子生來善睡，鑽入被窩，就惚惚的睡了。香菊對着孤燈兒，癡呆呆，出了半晌神，又把心裏的觀念，左右默理起來，暗道：我趙香菊對於李逸梅發生戀愛問題，也不是一天了，又兼李逸梅對於我的神情，是含着愛慕的原素。俗語說的好，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而今又處在這個境遇，想必是五百年前，合有素因，我再不見機而作，那不成了呆了頭啦！雖然男女幽會，有傷風教，但是我和他，乃是終身伉儷問題，並不是桑間濮上的行爲，發乎情，止乎禮，有何不可呢？香菊盤算到這裏，就聽村鷄喔喔的唱了。回頭見劉婆子睡得十分沉熟，便悄悄下炕，慢騰騰開了書箱子，找出信封和信箋，

把燈兒提亮，坐在案旁，操起毛錐，蘸了些墨汁，一筆一劃的寫起來。寫完，順手封好，藏於褥下，這才脫衣休息，天明太陽光兒剛上窗戶，她就一吐身起來，盥漱完畢，走過東屋，飯菜已擺在棹兒上面，她喝了兩盃粥，便放下筷子，從容容的出門去了。少時，趙香蘭吃完飯，背起書包，急忙上學。此時香菊正立在過厰左邊等着呢。及香蘭到在近前。香菊用手拉住香蘭的衣襟兒笑道：蘭兄你先等會兒再走，姐姐託你辦點小事。香菊說着，又前後掃了一眼，見沒有人兒，才由懷裏掏出昨夜寫得那封信兒，交給香蘭笑道：這封信是我向你先生問字的，你替我捎去，可千萬別被外人看見，別向外人說，就是爹媽跟前，也不許你走露風聲，將來姐姐有空，好給你做雙新時樣的鞋穿。香蘭把這封信兒裝在書包裏面，笑嘻嘻的着香菊說道：姐姐你要不給我做新鞋，我可是要告訴大夥的。香菊笑道：好蘭兄弟，你千萬可別順嘴胡說，一定是給你做鞋的，香蘭答應一聲，連

走帶跑的，到了學堂，正值逸梅在階前散步。香蘭見左右沒人，便把信掏出交給逸梅道：這是我姐姐捎來問字的，說完話，便一枝箭似的，跑進課堂去了。逸梅見信皮上，寫着梅哥祕啓四個行書字兒，拆而閱之、默誦道。

逸梅情哥愛鑒：自識丰標，三載於茲。憐才之念，時縈腦海。只謂天長地久，重晤無期，不意事出所料，亦有今日。無奈室邇人遙，感慨彌深；因此神魂顛倒，常入夢魔，無端揣想，始獲善策；是以連番招飲，希近音容，眉目傳情，聯歡知己；乃而事到個中，渾難自主；默想彼此傾向問題，雖使三生石上，合有素因；若無人力撮合，亦烏能有濟也！况情天有恨，好事多磨，苟不及早安排，將變生意外，可將何，不知情哥以爲然耶？否耶？妹亦知男女幽期，原非雅事；然吾輩達人，發乎情，止乎禮，不過稍涉蕩檢，亦未爲有傷風化耳！叨在愛末，蒙羞自

薦，如表同情，今晚十句鐘，後花園中，葡萄架下，請移玉趾，一晤爲幸。端此佈達，臨穎神馳，餘不及贅，並希賜覆。小妹香菊謹啓。

逸梅把這篇情書看完，暗道：趙香菊秀外慧中，當今時代，真是不可多得的鍾情女子，我這回和她可要有圓滿的希望了。只喜歡的，心麻肉癢，手舞足蹈，比落魄窮儒，考中一名高等文官，還快樂十倍，在廊下打起轉來，說不上怎麼是好了。轉了一會子，才回在屋裏，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五回 論婚事兄弟開談判 赴幽期兒女動癡情

話說李逸梅回在屋裏，把信珍藏起來，便坐在案旁，作覆書兒。到是美感動人，文思也敏，筆尖兒如疲風掃葉一般，一氣兒寫完，用信皮封好，順手夾在套書裏面。此時八點鐘已過，逸梅急忙上堂授課，正授着

課，忽聽院中驢鳴，從窗戶鏡兒向外一看，原來是他哥哥李文英來了。王頭向階前桐樹上拾驢呢。逸梅撂下教鞭，慌忙出來，哥兒兩個見過禮。王頭把驢身上馱的米口袋，衣裳包，搬運到屋裏，哥兩個也進了屋子。逸梅站着問過他母親嫂嫂的安好，而後才坐在一旁。謂文英說道：哥哥你今天什麼時候起的身，怎麼到得這般早呢？文英道：我來的時候，小鷄剛叫兩遍，這股道兒，到不甚遠，就是山路太多，羊腸兒似的不受走些。逸梅道：雖不甚遠，約摸也有五六十里。文英道：也就是五十多里路，要不教在白雲村老馮家吃早飯，一個空行人，騎着快驢子，早就到啦。我頭兩天就想來，偏偏東頭王老百死咧！又助了兩天忙。逸梅道：要是沒有什麼事情，米在這裏買着了，薄棉衣裳，還拏幾件子來，多餘大老遠的跑來。文英道：送米送衣裳，本是稍帶小事，這到不算什麼，此次來，到有一件正經事情。逸梅聽文英說得這般鄭重，忙問什麼事。文英未及回答。王頭送

上茶來，並問文英道：大先生有八成是沒吃早飯吧？文英道：在半路親戚家吃了，一點也不餓，但是那匹小毛驢兒，得找點草料喂一喂，回去他還得馱着我呢？王頭笑道：要不教你老提起我到忘咧，說着出去了。逸梅又問文英道：哥哥到底是宗什麼事情啊？文英道：什麼事，就是你身上的婚事罷了。我特來和你商量商量。逸梅聽他哥哥說出婚事兩字兒，頭頂上好像打個焦雷，肚皮裏面，立刻開了跳舞大會，心兒、肝兒、胆兒、肺兒、突突跳個不住，勉強定了定神，聽文英的下話。文英喝口茶，掃了逸梅一眼，又鄭重說道：文傑你也是二十歲的人咧，俗語說的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只因近幾年來，你和母親的眼光太高，好像非曹大姑謝道韞不足匹配的，所以把這宗事就担擱下咧。而今左近有姑娘的人家，明明有心和你聯婚，就是不敢託媒人上門，恐怕撞釘子，討得無趣。雖然這勾當，不是草草辦的。然而選擇太苛，也不相當。況且娶妻娶德，娶妻娶色，只



要訂個正經人家的姑娘，知道過日子，知道孝敬老人家，不浮華，不懶惰，就是上等造化，容貌醜俊。那就不成問題了。我小時候常聽父親說過，自古以來，大賢大德的婦人，有幾個姿容絕代的。你像趙飛燕楊貴妃，不過是亡人國家的妖精罷了！就是什麼稗官野史上，也不下句紅顏薄命的批評。再看操皮肉生涯的娼姐兒，那個不是好臉子，好身段，因為他們長的好，老天才使令她們給大夥解悶兒。文傑你是個讀書人，我是個莊稼人，一定比我明白的多，所以我也不必講今比古的囉唆，咱簡直打開鼻子說亮話吧。上月二十九日，你嫂嫂她爸爸馮起祥那老頭子，上咱家去啦，我和母親常他是看你嫂子去咧，及吃上飯，他才說明，是特意給你作媒，並不是閒串親兒。這個姑娘，是他西隔壁陳邦遠的女兒，敢說陳邦遠在咱大凌河以東閭山以西，是個有名的老紳士，敢說提起來，大眾沒有不恭敬人家的。就拏着前年馮翁創辦災民籌款會說來，憑人家那樣的身分，

也配騎着匹小毛驢，起早貪黑的，和莊稼人打交道，不知費了多少苦心，費了多少脣舌，到底籌轉一萬多元洋錢，救了無數生命。敢說連國民政府，都贊成人家，還獎給一塊熱心慈善的大匾額，而今還在大門洞子裏掛着呢。文傑你說。要是做了這門親戚，不也算戴高帽兒嗎？逸梅意懶懶哼了一聲。文英又接着說道：這位陳翁，平生只一兒一女，兒子尙小，女兒陳朝珍也曾從縣裏女師範畢業，今年二十啦，和你同庚，馮翁所提的，就是她。我也曾見過兩次，雖然是中等人材，到也大方。至於馮翁作媒，是陳翁上趕着託出來的。要不是文傑你對了他們的眼光，掣着咱那個家境，要財產沒財產，要力沒勢也配和人家做親戚啊！馮翁因爲這宗事情很相當，所以才敢出頭，並且我和母親也曾商量好咧。雖然我和母親樂意，但是正主兒是你，又兼婚姻大事，所以特來問問你的主意，你約摸這門親戚，可做得做不得呢？逸梅低着頭兒，沉吟半晌，向文英嘆口氣道：哥哥

所說這番話，我都聽明白了。至於我對於本身的婚事，並非心高眼大，妄事苛求，只因大人家的姑娘，十個有九個驕傲，小人家的姑娘，十個有九個愚魯，設或聽信媒人一面之詞，好三五四的，弄到一塊，插上賢而有德的，固然是好，要插上刁而潑的，可怎麼處呢，這不是疏忽一時，遺恨百年嗎？至於醜俊那本是面子上的事，我當哥哥說句笑話，若能得着無鹽那樣賢德內助，就是比東施再醜陋些，我也是格外歡迎的。文英笑道：遠話不如近說，到底這宗事情，是怎樣呢？逸梅道：依我的意見，這宗事情，還是暫且押下，等我好好打聽打聽。又兼現在還有友人，給我介紹這份事。我這友人，甚是可靠，他又曉得我希望的目的，將來果如撮合妥諧，一定是錯不了的，要是不妥，再和老陳家做親戚也不晚，哥哥回去，把這個情由，告知獨翁就得了。逸梅信口開河，說到這裏。文英點了點頭兒說道：無論你訂誰家姑娘，只要自己隨心，比甚麼都強。逸梅見他哥哥沒說

強迫的話，心裏甚是喜悅，此時壁上時辰鐘，已敲過十點。王頭由吳子與家討來草料，正在院中喂驢。逸梅把他喚到面前吩咐預備午餐。文英道：我還是一點不餓，快找個傢伙，把米倒出來吧，我得趕快的回去，反正我路過白雲村馮家門口，到那裏餓了再吃。逸梅道：這一個閒時候，住一宿明天再走，不省着疲乏嗎？文英道：雖然這個時候不忙，無奈近幾天夜緊的很有好幾家子丟牲口，丟東西的，家裏沒有男人照料，是不行的。逸梅見他哥哥，不肯住下，正愜心懷。這也有個道理，逸梅以爲文英要住下，惟恐晚間去會趙香菊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連李氏住在這裏，也沒敢說給文英，恐怕文英去瞧看耽擱工夫，萬一天晚難歸，誤了他的好事。由此看來，可見情的魔力，真無大不大的了。且說逸梅命王頭騰出口袋，把逸梅送走後，又草草授了一點鐘課程，便放午學。逸梅把趙香蘭叫在寢室裏面，拏出那封復書，交給香蘭道：你姐姐問的字兒，都用國音字母註在信

上啦。你千萬可別向外人說，學生們要問我叫你做什麼，你就說我向你要針線訂書皮兒。好好擎着信，別被外人看着。趙香蘭答應一聲，便走出學校，跑回家中，把書包兒放在東屋，慢慢湊進西屋。可巧香菊一人，坐在案旁看書，順手把信兒放在香菊面前。香菊操起來，又小聲問道：你先生沒向你說什麼話呀？香蘭便把逸梅吩咐他那番話，說了一遍。而後又嘻嘻笑道：好姐姐反正你閒着沒事幹，給兄弟做時興樣的鞋穿吧！香菊笑道：你看看炕上那雙鞋幫兒，不是你的嗎？你不用發急，再過一兩天你就穿上啦。你快吃飯去吧，看上學晚了。香蘭這才一走一跳的出去了。香菊把信拆開，抽出一張東洋箋來，字跡半真半草，寫的圓潤可愛，默念道。

香菊賢妹妝次：正切馳思，彩雲忽降，捧讀之下，真個銷魂；梅何人斯，能當賢妹如是之眷注也！梅到此後，已將三月，孤館蕭條，悲增失意，知交寥落，感起離羣；每逢公退身閒，光陰煩惱，臨風把酒，對

天狂歌、乃常事耳、不意荒園邂逅中，得親芳容，又蒙不棄，屢加青眼；細思個中消息，默解就裏機關，妹非梅平生第一知己乎！當此兩地同心，參商咫尺，暢敘緣慳，徒勞魂夢、是梅之憤悶、當又不減於賢妹也。然彼此既非輕薄兒女，胡爲偶惹情絲，卽爲所縛，豈非精魂所結，含有素因也歟？故妹對梅之情誼，既屬有加無已，而梅對妹之感想，亦惟到死不忘而已！情長紙短，餘容面敘，是今夜十句鐘之約，不可忽也！端此佈覆，不盡依依，小兄逸梅謹白。

香菊閱畢，喜不自勝。劉婆子忽由外面走進來說道：菊姑娘啊！今天這水豆腐做得才細嫩呢！還有牛肉炸的辣椒醬，你也趕熱吃點吧。香菊忙把這封信藏在皮箱裏面，回過身來笑道：我方才吃了幾塊點心，還沒有消化下去呢！我算不吃咧。劉婆子答應着去了。香菊仍照舊看書，這都不在話下。且說李逸梅於放午學後，恨不太陽立刻滾下去才好，不住出來進去

的看、少時、學生吃飯回來，到是忙裏光陰容易過，不知不覺的，下午功課完畢。用罷晚飯，喝了一壺茶，已是紅日西沉，燈火初明的時候了。此時壁上時辰鐘，才敲過六點，坐着甚是着急，又把南華經找出來，披閱秋水篇那章妙文，看了幾頁，而後又把學生作的文稿，改了幾篇，演算草兒判了幾本，算忍着性子挨到九點鐘了。王頭早已脫衣臥下，見逸梅不睡問道：你老怎麼還不早早的歇着呢？冷清清的坐着，有什麼趣味兒啦？逸梅支故答道：我這幾天，不知因為什麼上了火，大腸乾燥的很，方才你出去關門那時候，我吃了半兩美化養。此時肚子裏面，連痛帶响，保不住要瀉幾遍。王頭哼了一聲，把被兒蒙在臉上，沉沉睡去。逸梅心焦意亂，又吸了一枝雪茄烟。那時辰鐘的長短針，已指在九點五十一分上了。便悄悄出了後門，地勢素所熟悉，趁着月亮光兒，腳底下彷彿抹過油似的，一直滑到牆底下；這個牆兒，高不及肩，又是石頭塊兒砌的。所以逸梅手兒一

搬，脚兒一蹬，上了牆頭，輕輕跳過。見這個園子，足有一畝地大小，靠北黑鴉鴉一片，就是葡萄架。兩步拚成一步的走，把那地上的殘花衰草，踏得亂響，將走在葡萄架前，倏然出來個黑影兒，奔了自己來。料定不是別人，一定是那位多情女士趙香菊便了。趕緊走了幾步，二人打個照面，便手腕雙攜，心頭小鹿兒，都突突跳個不住。彼此雖有萬語千言，也不知從那頭說起，臉對着臉兒，呆立半晌。香菊握着逸梅就走，轉過葡萄架，到個花棚子裏面，找個透月光的地方坐下。又停了片刻，二人的心神始定。逸梅見香菊已卸去裝飾，鴨蛋臉兒，被月光照得好像粉團兒一般；一股脂粉氣味，冲入鼻孔，只薰得心蕩骨軟，便用左手摟住香菊柳腰，臉貼着臉兒，小聲說道：自從那天見了菊妹妹，只弄得夢魂顛倒，連覺也睡不熟了。要不是菊妹妹屢次垂青優待，早就害起單思病來，究竟菊妹妹因為什麼眷注我，今夜說個明白吧！香菊也用右手摟住逸梅的腰，低聲說道：



梅哥要問這個緣故，話可就長啦！於是就把她平素對於逸梅的心思、行爲、目的，一層層的都詳細說了。逸梅聽完這番話，只感激的笑盈盈、淚汪汪，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只是替香菊理髮。香菊又道：我今天約會梅哥的，並不是曠夫怨女，苟且問題，大諒梅哥早已曉得，我也不必重提，所爲的，就是咱二人的婚事而已。梅哥你想，拏着你我的年歲說，不都達到結婚的時候了嗎？彼此既然天緣有想，要不及早安排，將來弄出別的枝節來，可將何以處之呢？我向梅哥說句絕話吧！世間男子，除了梅哥你，我是不嫁的。家庭要是強迫我另嫁他人，不過走那死路罷了！逸梅道：我心目中也就是有菊妹妹你一個人，世間女子，除了妹妹你，我也是不另娶的。所以我哥哥今天來提說這宗事，我就用嚴厲的話兒拒絕了。設或中途生出變故，也惟有拏着這條性命，犧牲愛情而已！香菊笑道：既然如此，你的心思，我的意見本來一般懷抱，從此後誰也就不必懸念着誰了。但是

這宗事情，可得怎麼設法入手呢？逸梅道：聽說吳子興和尊府上有表親關係，要託他從中爲力，不妥當嗎？香菊笑道：總是梅哥想得到，他當撮合山比誰都強，就是這樣進行吧。要是三言兩語的提妥，你我的造化真是不小，要是不妥，再想別的方法，反正慢慢沒有撮合不上的。俗語說的好，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況且你拚着生命去佈置啦！工夫不小了，咱兩個散吧。說着、欠身起來。逸梅無奈，只得跟着香菊無精打彩的走出花棚子。此時月色正明，把滿園裏的物影兒，照得十分真切，忽然一陣西風緊，吹得樹枝搖曳，落葉作響，如香似麝的菊花味兒，也噴溢過來，逸梅拉着香菊手兒說道：菊妹妹月色大佳，何妨再流連一會兒呢？香菊笑道：再流連一會兒，不還是得散嗎？咱兩個不在這片刻的聚會，回去好好歇着吧。看失眠、明天上課該不精神咧。逸梅只得許可，二人又緊緊的抱住，行個西式接吻禮，以表示他們心心相印的情意。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

文。

### 第六回 枕上高呼驚醒異夢 窗前小酌懇託良媒

話說李逸梅別了趙香菊，跳過牆來，悄悄的進了屋子，見案上孤燈猶明，時辰鐘已敲過十一點。王頭已唵唵睡去。掩上重門，也就脫衣臥下。回手閉了燈火，闔上眼皮兒，默理心事，焉能睏得下去呢。不但睏不去，心潮腦海裏面，並又翻出許多複雜現象來。一忽兒託吳子興去做媒；一忽兒得了和諧喜信，一忽兒給趙香菊過了聘儀，一忽兒和趙香菊行了文明結婚禮，一忽兒雙雙進了流蘇寶帳，真是享不盡的豔福，說不盡的快活，毛詩周南第一章，正好給他此時作個寫照，所以逸梅輾轉反側鬧了許久，他的心血一濁，那個五尺軀殼兒，依稀離了炕榻，走出校門，轉灣抹角的到了郊外。遙見面前現出一座葦蓆架的戲棚，足有四五丈高，來往行人，以及驢馬車輛，絡繹不絕。鼓板聲音，被那清新空氣，傳入耳殼，聽

着甚是要妙。心裏暗道：這裏演戲，怎麼不知道呢？可見教讀生涯，孤陋寡聞，一壁思量着一壁加緊的走。少時、走到近前，便擠入人羣，看那戲台，但奏音樂，並無角色，越等人聚得越多，把他擁擠的，眼球冒火，鼻孔生烟，又急忙擠出來，便順着脚兒四外間遊。見那支棚賣茶、賣酒、賣玩物、和耍戲法、耍西洋景的、不計其處。逸梅各處遊玩了一會子，覺着肚皮裏泛上餓來，恰走在飯棚子門前，轉身進去，找個潔淨地方坐了。堂倌倒上茶來。並請問飯菜。逸梅要了一壺白酒、一個炒肉、兩盤水餃，慢騰騰吃了個酒足飯飽。付過飯錢，坐着喝茶。此時戲台上鼓板聲音，響的越發清脆。便欠身出來，忽聽身旁有個青年人贊道：總是同昌班這齣風流新劇，演得也特好啦！就是挪在北平遼寧也說得出去，今天算開了眼光啦！破此工夫也值。又一人說道：可惜這齣是戲，要是真有其事，才算奇呢！又一老者插嘴道：天下事莫不如此。逸梅聽說這齣新劇演的好，無心

領略他人閒談，復又緊走幾步，擠入人羣，翹着首兒一看，台上果然有個丰標瀟洒的文生，搖着頭兒唱呢，所唱的曲文，因爲人語喧雜，到聽不清楚。這文生唱完，向裏面不住的瞭望，忽然走出個天仙般的小旦來。到在文生面前笑着說了幾句科白，便握着手兒，嬌滴滴的唱起來，唱了幾句。文生向小旦笑着點了點頭兒，也接着唱起來，無奈仍是聽不出唱的是什麼玩意兒。逸梅正嫌人聲討厭，忽然又從裏面跑出一大羣人來，把文生小旦立時沖散了。細看這羣人，生、旦、淨、末、丑、無不全備，走出簾兒，就連跳帶跑，連說帶罵，連打帶鬧，亂七糟八做了一陣怪樣兒，才一窩風似的去了。逸梅看的越發怔了，待這羣人走後，那文生小旦，又都出來，這回可不像上場那個樣子了。都縐着眉頭，哭喪着臉，渾身抖個不住。文生小旦又比手畫脚的唱了幾句子，就都哭了，眼淚真流了一前胸，台下看熱鬧的人，雷鳴山倒似的叫了一句好，並又嗶嗶嘖嘖鼓了一陣掌。少時、

文生小旦互相勸慰一番，才都拭乾眼淚。小旦搭訕着取出一塊玻璃鏡兒，不住翻來覆去的照。文生轉身走個水缸近前，把手伸進缸內，掬將起來。那個小旦看了半晌鏡了，又哇的一聲哭了。文生把水缸推倒，也大哭起來，逸梅看到這裏，更悶得發躁，見對面有個少年書生，快嘴快舌的講究，又不時用手向台上指點，左右圍着許多人靜聽，好像批評這齣戲呢。便擠到近前，陪個笑臉問道：你先生懂得這齣戲嗎？書生掃了逸梅一眼笑道：不敢說懂，略知梗概。逸梅便鞠躬請教，書生含笑說道：這是一齣殉情慘劇，青衫紅粉，因為婚姻問題，被腐敗家庭破壞，遂弄成蠶死絲盡的結果。故本戲牌名叫做癡情俱蹟，其中情節離奇，好句兒還在後段呢，你先生往下聽吧！說着又回過頭去。逸梅退回原處，仰着臉兒，再看台上那個文生和小旦，比先前哭得更痛，越痛越哭，越哭越痛，文生哭的臉光慘淡，小旦哭得鬢影蓬鬆，哭來哭去，小旦和文生，就先後哭倒下咧。這當

兒台下看戲的人，被這文生小旦哭的，漫說無心喊好，就是閒談聲音，也都沒了，逸梅聽着甚是傷感，並盼望文生小旦起來，好演這齣戲，到底看看是怎樣收場，正面向台上出神，只聽那管絃落音處，簾子裏面，傳出一種清脆聲浪來，唱的是：

鏡花水月盡虛空，癡兒女枉戀春情；魔劫生意外，淚洒杜鵑紅；好事難成，做場風流夢。（雙調新水令）逸梅聽畢這幾句曲文，見那文生小旦，仍不起來，約摸是哭死啦！越發着起急來，忽然腦頂上打個暴雷，眨眼間、戲台人物都不見了，和一個女子同在大海波濤中漂泊着呢！遂大喊救命，一驚而寤，原來是場大夢，只急得汗點盈頭，呼吸帶喘。王頭也聞聲驚醒，劃根自來火燃上燈，笑着問道：老師是睡斃住了怎樣的？逸梅揉揉眼睛，哼了一聲。回憶夢中景况，便忘了一半。逸梅對於生理學上，素有研究。知道做夢這事情，乃是腦筋衝動，無中生有之幻像，所以再也不用

心去思索，誰知這個夢，就是他不吉的前兆呢！接說逸梅定了定神，又用被蒙上臉，混入睡鄉，天明醒來，已有學生讀書的聲音了。但是屋中仍是黑魃魃的，窗紙上不住刷刷作響，披衣起來，從窗戶鏡兒向外一看，原來濃雲滿天，北風策策，地上雪都下白了，氣候比往年立刻冷了好些，到是邊塞地方，寒暖無常。逸梅拖拉着兩隻鞋，掩着懷兒，在屋中來回，走了幾趟，覺着身子甚不舒暢，趕緊洗過臉，刷了牙，便打開皮箱，找出一件駝絨布袍穿上。少時、吃過早飯，順腳走進課堂裏，見學生才來了十幾個人，一個個把臉皮凍的沒有一絲兒血色，還有打寒噤的。逸梅問吳福兒道：你爸爸進城回來沒有啊？吳福兒站起來答道：回來咧。等一會就該給老師送買的東西來啦。逸梅點點頭兒，打個轉兒，又謂衆學生道：今日天氣乍變，到是很涼，看你們又都沒穿什麼棉衣服，一定是冷的，並且外屯走讀的學生，一個也沒來，人數太少，不便授課，所以今天額外放天假，



你們幾個趁着雪小，趕快回家休息一天吧！衆學生得了這個命令，無不歡喜，背起書包，一窩風似的去了。逸梅又回在寢室呆坐看書，委實覺着冷清，少時，王頭泡上茶來。逸梅喝了一杯茶，才覺着溫暖一點。王頭站在一旁，瞧着逸梅眉開眼笑的說道：今天寒暑表，較比昨天降下八九度，可見氣候寒冷；無怪下雪，今天既然沒有功課辦，老師要是覺着閒居煩悶，做點好菜，買瓶好酒，痛快快喝一場子，不也有趣嗎？逸梅含笑道：我怕過陰天，你說飲酒消遣，正合我的心意，但是可吃什麼菜呢？他二人正商量吃喝，忽聽外面嚷道：好大雪呀！逸梅因爲風片鼓盪，沒聽出是誰的聲音來，從窗戶鏡兒向外一看。原來是吳子興冒雪來了，手裏提着個長方形紙包兒，已走上月台了。逸梅下炕接迎出來，吳子興到在檐下，王頭擎着棕帚出來，給他把身上積雪打掃乾淨。逸梅向他問了幾句寒暄，一同進了屋子，對面坐下。逸梅見吳子興頭上載着大白毡帽，身上穿着老山羊皮

襖，腳上還登着老班棉鞋，不覺的嘆味笑了說道：大哥你把過冬的衣服，都穿上了吧。天氣雖然冷些，畢竟還沒到時候，看你打扮的，好像邊外老蒙古。吳子興笑道：我就是怕冷；逸梅又道：大哥昨天什麼時候到家呀？

吳子興道：昨日點燈那時候才到家，說着把手中拏的紙包，遞給逸梅道：這是老弟所託捎的信封信紙。逸梅接過去，打開看了，看便放在一旁。王頭又問逸梅道：老師方才商量那勾當，到底是怎麼辦哪？吳子興忙問道：什麼事？逸梅笑道：今天不是下雪嗎！我因為學生來的太少，又都沒穿棉衣服，恐怕把他們凍出病來，所以放了一天假，王頭見我閒居發悶，正和我商量辦吃喝，消遣陰天，可巧大哥就來了，這一定是給大哥添雙襪的，你樂意吃什麼，快快吩咐一聲吧？好令王頭早些辦着去。吳子興笑道：這勾當、我是極端贊成的，聽說汪二新版來好幾担大海蟹，都用椒料蒸熟了，冒幾個來下酒，又新鮮又適口，而外再買上二斤掛麵煎湯一煨，吃着

到也冲寒，酒不用外沽，我家裏有自造的玫瑰露，氣味尙不薄淡，等王頭買蟹子去，就便捎來，不知老弟以爲何如？逸梅鼓掌笑道：持螯把酒，正是這個時候，妙極！妙極！說着從錢包裏掏出五角鈔票，交給王頭道：可錢買物，不要省下。王頭答應着去了。吳子興又謂逸梅道：昨日令兄來，怎麼沒住下呢？逸梅道：你怎麼知道的呢？吳子興道：我聽福兒說的，可是特意送米來，還有別的勾當呢？逸梅一挑眼皮，機上心來，含笑說道：送米事小，還有點特別事故。吳子興道：什麼特別事故呢？逸梅笑道：這宗特別事故，大哥要想知道，必得允許小弟一件要求，至於這件子要求，在大哥身上毫不礙難，不過略費一番唇舌罷了，然而除了大哥而外，他人是担任不起來，因爲小弟這宗特別事故，和要求大哥那個條件，實有連帶關係的。所以大哥要怕麻煩，可就不必問，要是誠心肯給朋友出力，小弟自然是直言無隱的。吳子興笑道：老弟你簡直明白說給我吧，無論有什麼

要求，愚兄要能勝任，沒有不許可的。正說着，王頭翻然走入，挽着袖子，托着水盤，把熟蟹、溫酒、盃、盤、箸、一齊擺上來，擺在案上，二人押下話頭吃酒。待王頭出去煎湯，逸梅才接着吳子興那番話笑着說道：大哥要問這個特別事故，就是小弟身上的婚姻問題罷了。吳子興道：妥沒妥呢？逸梅道：大哥你說僂們做男子的，要是聘不着好內助，是倒楣一輩子不是呢？吳子興飲了一口酒道：那是自然，逸梅又接着說道：因此小弟沒敢應允，恐怕冒失方面，弄出誤點來。吳子興聽到此處，喝了一口酒笑道：老弟的婚事，既然沒妥，要求愚兄的條件，莫非是另占喜夢，尙少冰人，欲繫赤繩，復煩月老嗎？逸梅紅着臉兒笑道：小弟的心事，大哥既然猜着，我就不必再嘮叨了，到底大哥能成全小弟不能呢？吳子興笑道：撮合男女姻緣，乃是人間好事，愚兄焉敢不鼎力而爲呢。但不知所指何人？逸梅紅着臉，用手指兒蘸了些酒，向棹上寫了趙香菊三個草字兒，寫完、

又用袖子抹去。吳子興笑道：老弟真有限力，這事我早就有心效勞，一定是進番媒妁之言的。逸梅見吳子興慷慨應允，便滿滿斟了一盃酒，送在吳子興面前道：大哥一諾千金，小弟是感恩不盡了。吳子興陪個笑臉說道：自家兄弟，何用這個呢，這宗事情，據愚兄揣度，趙香菊我那個表姪女，讀書明禮，賢而多情，和老弟結褵，自然是十分樂意的。至於令姑母我那個大表嫂，亦或好說。惟獨趙連我那個大表兄，眼光狹小，俗不堪醫，抱着楊子爲我的主義，棒打不回。誰要和他辦事，順氣的時候總算是少，所以頭二三年，給趙香菊提媒的人，也不止十名八位，無奈趙連只以金錢勢力爲目的，女婿人品如何，概不注意，媒人一到，他開口就問，這人家有幾百頃地，有多少號生意，本來左近人家，比他家富足的寥如晨星，雖有一二家比他強的，無奈他看上人家，人家又看不上他，所以那些撮合山，他也不分好歹，都一律拏關雲長對孫權求親那番意思，拒絕於千里之外

了。因此近來沒有一人敢到他家提說，這宗事；就是愚兄雖然早已有心給老弟作美，礙着這個緣故，故遲延至今。這回無論如何，憑這根三寸不爛的舌頭，和趙連夫婦破釜沉舟的動番說詞。你和香菊果如五百年前合有素因，諒月下老人，也必在暗中幫助我維持這宗事。果如喜從天降，好事和諧，將來六禮告成，一對璧人，穩度鵲橋時，可得飲水思源，別把這個引線人忘在九霄雲外呀！逸梅羞答答的，又給吳子興滿滿斟了一盃酒道：大哥若能撮合有效，小弟非徒不忘，雖結草銜環以報，亦甚甘心。吳子興哈哈大笑道：看老弟這樣子，真是情有獨鍾，心無別戀了。說着掃了逸梅一眼，見逸梅臉色緋紅，隨又改口說道：可嘆咱這地方，遠處邊陲，風俗守舊，而不然者，我想老弟和趙香菊早由戀愛表決同意，行過新式結婚禮了。所以我常恨孟軻那個老頭子，著書立說什麼話說不了，何必單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這二千多年以來，世間癡情女兒，被這兩句話限制死

的，不知有多少，你說他的罪過有多大呀！說着又操起個螃蟹來撕爽子肉吃。逸梅笑了笑，又道：舊話不必重提，畢竟這宗事情，還望大哥趕快給小弟提一提才好，妥了是緣分，不妥也就死心塌地啦！但是大哥可千萬別說小弟託你，看事情不妥，彼此見着發白淡。吳子興道：那是自然，吃完飯我就去，明天聽信就是了。少時，王頭捧上掛麵湯，每人又吃了兩盃，才擱下筷子。王頭笑嘻嘻的說道：大先生！今天怎麼喝了沒喝多，吃也沒吃多，有八成是湯菜不對口味吧？吳子興笑道：都做的很好，我的酒量、飯量、本來就是這樣，你忙碌了半天，也趕熱吃吧。王頭道：我隨後就吃，說着、撤去盃盤，回手又送上茶來。吳子興喝了一盃茶，便起身告辭，逸梅也不挽留，又把作媒快去的話，懇懇懇懇囑託了一番。吳子興點着頭兒，啾啾連聲的去了，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七回 撮合美事大翻蓮舌 堅却良緣小動閒氣

話說吳子興去後，逸梅由屋中出來，站在檐下，舉目遠眺，見那萬里長空，還是被濃雲籠罩個嚴嚴密密，白雪片兒，仍是扯棉飛絮似的纏綿不斷，風絲微動，樹枝磨戛；切切聲音，甚是悲涼。黃雀兒站在樑頭上，把腦袋縮入膀根裏面，紋絲兒不動，也是受了寒冷的壓迫，看着委實的可憐！逸梅又面向趙香菊的住宅，出了半晌神，才進了屋子。謂王頭道：剩下的酒蟹，你吃了吧，不必給我留着。王頭笑着答應了。此時壁上時辰鐘的長短針，已指在三點五十分上了。逸梅掏出一枝雪茄烟吸着，而後又操起一本新出版的言情小說幻夢綠來看。王頭在几旁喝着酒，謂逸梅道：老師我今天買螃蟹去，聽了一段新聞，怪出奇的！逸梅放下書道：什麼新聞呢？王頭道：聽說清河門有個姓于的男學生，和個姓白的女學生，從小在一塊兒念書的時候，就很投緣，因此私自定了婚約，如今長大啦，兩個人就想實行結婚，以了素願。誰成想兩人老人以為恥辱，都不許可，並且把



他們兩個責備的了不得。他們兩個因爲良緣破壞，又都受了委屈，就動了厭世的理想，前天晚上，約會一塊兒，不知吃了什麼毒藥，手拉着手兒，就死在一棵大樹底下了。兩家老人知道以後，就立刻報告官尸，保不明天法院裏的檢察官前來勘驗，老師你說，如今這個年頭事情出的有多麼新奇呀！這兩個人有多麼糊塗呀！可惜聖經賢傳給他們兩個讀啊！就是作鬼也不清白，可有什麼臉兒見閻王爺呢？真是令人聽着，又是可憐！又是可恨！簡直是被這自由戀愛四個字誤啦！逸梅道：如今這樣事情，本來很多，都是家庭專制，逼出來的風波。這回看他兩家老人悔不悔。唉！天要有情天亦老，月若無恨月常圓，何況是個肉人呢！這算什麼新聞。說完話，又接着看他那本幻夢緣，這到不在話下。且說吳子興回在家裏，把做媒的事情，向他女人林氏報告了一遍，他女人也贊成了一句美事，又慫恿他好好從中撮合一下子，越發高興，各處檢點了一回，就冒着風絲雪片，

向趙連家裏走來。及進了趙家大門，那個小狗兒，便脫兔似的，由窩裏跑出來，撲着吠個不休。吳子興閃在一旁，喊了聲看狗。劉婆子口裏含着飯，答應一聲。趕緊擎着棍兒出來。向吳子興陪個鷄皮笑臉，嚙舌的說道：我不當是誰呢？原來是吳大先生啊！往屋裏請吧！那個小狗，見劉婆子出來，便夾着尾巴，悄悄的走開了。吳子興一壁向上走，一壁說道：往天來這狗也不吠我，牠今天想必是凍眼花啦！真是可惡！李氏也接迎出來，上下掃了吳子興一眼，笑道：你看你今天打扮的，好像大花子頭兒，怪那狗吠你呀！我說吳大先生，你今天是犯了三陰瘡子病啦？怎麼把老羊祖宗皮襖也架上咧。你要去拾黃金那個范陶可不用裝扮。吳子興笑道：大嫂子你饒過我吧！我這張嘴是敵不住你那張嘴的，俗語說的好，敗軍之將，不可追趕，我已經屢次請降，你再一味的逼累我，那可就算不識抬舉啦！說着進了屋子，香菊也擱下飯盃，下得炕來，板兒似的站在一旁，說道：

大叔沒吃晚飯吧？吳子興連聲應道：吃了，吃了，在學堂吃的，你們上炕吃飯吧。趙連也跼起來說道：表弟你是真吃啦？要是沒吃，請上炕來，咱哥兩個喝幾盃子，這螃蟹焜豆腐，到很有滋味，你可不要外道啊？吳子興笑道：我真是在學堂吃的，方才摞下飯盤，肚子裏面的酒，還沒有散呢。咱哥倆個是什麼樣的親戚，焉有見外的道理呢？趙連道：要是如此，你先坐着，等我吃完飯，咱哥兩個再談話，說着，又坐下飲酒。李氏又和吳子興說了幾句笑談，一同劉婆子香菊上炕吃飯。吳子興坐在椅子，操起水烟袋，燃着紙捻，不住咕嚕嚕咕嚕嚕的吸。趙連沒話做話的說道：學堂李教員，是我的叔伯內姪，表弟你知道不知道啊？吳子興道：我已經聽李逸梅說過了，怪不得我大表嫂，精明強幹，陽明莊李府上的姑奶奶，那有一個弱的。李氏笑道：你別誚皮我啦！我問你今天在學堂裏是吃的什麼東西呀？吳子興道：菜是大螃蟹，酒是玫瑰露，飯是掛麵湯。李氏笑道：怪不

得你臉蛋子比往天胖了好些，原來是吃了珍羞美味啦！吳子興笑道：大嫂子你別糟塌我啦，你當我是豬呢！吃了好東西就胖，就是豬、也沒有富天加食，當天就胖的道理，大嫂子你好好吃飯吧！千萬別再嘔我了！等那天我得閒的時候，預備一棹子好酒好菜，把大嫂子請在兄弟炕頭上，舒展展喝一場子。李氏笑道：你言而有信嗎？吳子興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驃馬難追，但是你得和我忘了玩笑。李氏笑道：你別大言不慚的吹嘮，試問你家那個母老虎，能許可你自由請客嗎？李氏笑嘻嘻還要往下說，香菊推了李氏一掌道：媽你怎麼只是玩笑起來咧，我大叔不常來，教他好生坐一會兒吧！李氏這才用飯堵上嘴。香菊吃飽，便放下盃箸，已揣透吳子興的來意，翻身下炕，和吳子興又說了幾句閒話，就躲在自己的屋中去了。少時，趙連等都吃完飯，劉婆子把棹案收拾乾淨，趕緊泡上一壺茶來。趙連謂吳子興道：表弟無事不串門子，我是知道的，今天來舍下，必有點事

吧？吳子興道：有點事。趙連道：表弟有什麼事只管說，不要羞口，無論是用我的人力，是用我的錢力，我要能辦到了，沒有不極力周旋的。吳子興道：我今天來，到不是來求大哥的人力錢力，並且還不是我自己的事，不過爲雙方做嫁罷了，大哥請猜上一猜，小弟所來爲何？趙連道：我平生心笨，不會猜謎，咱有話就明說吧。吳子興道：大哥要不肯猜，我也就得明說了，我今天來，想給香菊我姪女，提一門親事呢？趙連夫婦和劉婆子聽吳子興說出給香菊提媒的話來，都把視線訂在吳子興臉上，聽吳子興的下話。吳子興喝了一口茶，掃了李氏一眼，脛着趙連說道：香菊我姪女是生在大哥這個家大業大的人家，要是生在小門口，不早出閣啦，雖然大哥養活得起，畢竟姑娘大了，不找婆家，是件欠通的事，所以要遇着好機會，不可不了向平之願。要論香菊我姪女的容貌、品行、心地、手頭、慢說在大凌河以東，醫巫閭山以西的女子堆中，屬一屬二，是把全縣的女子，招

集一塊兒比賽，也是鶴立雞羣，大哥對於擇婿一節，不敢草率，情尙可原。我於頭二年，就有心給香菊我姪女作番好事，無奈總也沒訪着好人家，要論有錢有勢的，我可到認得幾家，無奈人位都不相當，大哥你說，要拏香菊我姪女這樣人才，配個浮華蕩子，或配個奸商利徒，不是很委屈的嗎？俗語說的好，人以類聚，物以羣分，香菊我姪女，既然是個讀書女子，必得給她找個品學兼優的男子，才能配合得來呢，至於家道大小，那本是末節，大哥你說對不對呀？趙連點着頭兒說道：這是自然，李氏插嘴笑道：你陳穀子亂芝麻，說這般一大堆，還沒說明白，教人聽着有多麼膩煩啊！你簡直打開鼻子說亮吧？別東句西一句的閒磨牙啦！究竟給香菊你姪女，所提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家，小子多大歲數，住在那村裏，快馬輕刀一說就得了。吳子興笑道：大嫂子你別發忙，這就該入本題了，要論這個人物，丰采風流，精神豪邁，自不必說。就是手筆、文才、品行、志向、

在咱義縣新學界中，也能考得天字第一號，所以一般人都管他叫做小才子，可見他的聲價，高出尋常，而不然者，焉能有這樣榮譽呢！所以要擊着這個人物，配合香菊我姪女，敢說是珠聯璧合，就是舉案齊眉那段故事，不能專美於前了！要問這個人是誰呀？你們兩口子也曾見過多少次，並且和你們還有親戚關係，我告訴你吧，就是學校那個教員，我那個朋友，你們那個內姪，李逸梅的便是。他雖然至今沒聘得內助，只因他擇婚太苛，遇不着投心合意的，寧可抱孤身主義，所以上了許多媒人，都拒絕了。這個根底我是知道的，至於今天我來做媒，並沒有一點圖希，要不是看着兩下合式，我焉敢多嘴呢。又兼我和香菊骨肉相聯，痛癢相關，我要把她騙進火坑裏去，不但對不住你們一家子，就連天地鬼神也對不起呀！不知你們倆口子以爲何如？據我的眼光看，這門親事是做得的。吳子興說完這番話，又燃着紙捻，咕噪噪，咕噪噪的吸水烟。李氏掃了趙連一眼，

趙連掃了李氏一眼，便都低下頭去，停了一會子。趙連笑道：「我不當表弟給香菊你姪女選個什麼樣的好人家呢？誇了半天，原來就是那個窮書呆子李文傑呀！這簡直你是鬧笑話哪，我說句實話吧，就是香菊找不着好人家，我寧可養活她白頭到老，也不能給李文傑呀！我平生最煩惡的，就是那窮酸書呆子，除會寫幾個字兒而外，連捉個小雞子的能力都沒有，還文嗚嗚站在人前擺臭架子，大眾看着他討厭，他反以為得意，真是沒臉已極了！你看咱這一方出色的人物，如湯尉麟軍長，張作相督辦，都念多少書，那個不是入伍從軍，在槍林彈雨中，賺的汗馬功勞。所以當今這個時代，武勝文衰，窮書呆子算不占勢力啦！至於李文傑雖然外表看着很好，大半內容，也是稀鬆平常，如果真有能力，他怎麼不出去求個一官半職的，給他老人家爭口氣呢！何必死巴巴在鄉間給人家當孩子王，一年忙個發昏，所得的薪金學費，除去吃飯穿衣，所剩不過百八十元，細核算起



來，還不及一個莊稼人。幸而他家中有幾畝薄田，而不然者、老少要指着  
他贍養，早餓乾枯啦！擎着香菊你姪女，也配給他爲妻呀！表弟你仔細想  
想，近幾年來，給香菊提媒的，也有二十多處，那處是人位不比李文傑  
強，是家道不比李文傑強，我都沒着在眼裏，何況他呢！我的目的，香菊  
你姪女，非種過二百頃地，有公司洋行，使奴喚婢的人家，不能聘給。這  
宗事情，可也不知是表弟自己憑空想起來的，可也不知是李文傑託你來  
的，要是出於表弟的心意，沒有話說，要是李文傑託你來的，你回去說給  
他一聲兒，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餓死也到不在口裏的。李氏也從旁說道：  
這宗事情，委實是不妥的，要論李文傑的人才，配合香菊到很齊全，就是  
他家境太薄，僱不起奴僕。香菊身板又荏弱，主理內外，是吃不著苦的。  
要是他託你來提說這宗事情，等你回去，好好一說就得了。吳子興經趙連  
夫婦這番拒絕，甚覺無趣，臉皮上只管紅一陣白一陣的打閃，又不好堵氣

走開。只得搭訕着說道：這是我冒昧多嘴。李文傑不但沒託我，並且我也沒通他知道，你們兩口子，要是不願意，從此押在舌尖以下，不提也就是了。說完話，又接着咕噪咕噪的吸水烟。劉婆子見暮色蒼茫，便乘上燈來。吳子興放下水烟袋，又和趙連夫婦，勉強着說了幾句閒話，便起身告辭。趙連把吳子興送出門外，回在屋裏，使力唾了一口涎沫。向李氏說道：吳子興太也不知深淺，就是好管閒事，也得好好思量一下子，可惜他在外面當了這些年差，連點人情都不懂，真令人生氣。李氏勸道：一家女千家問，這也不算什麼不好，何必生氣呢！於是他們兩口子又閒談起別的話來，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八回 月冷燈昏佳人洒淚 盃破水流書生心驚

話說趙連夫婦於吳子興去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息燈安寢，不消細說。當吳子興向趙連夫婦提媒那個時節，香菊便隱身門外，把一起一落的

話，聽了個明明白白，最後見她父母，把婚事嚴詞拒絕了，火熱的心頭，好像澆了一桶冷水，不由的打起寒戰來，又不好上前分辯，咬著牙根，回在自己臥室，坐在橙兒上面，只急得粉面紫漲，頭上青筋一根一根的暴起，那難受的滋味，直比染三陰瘡疾，還厲害十倍！劉婆子見她現出這般形態，便驚皇失色的問道：菊姑娘啊！你是怎麼的啦？香菊眼圈一紅，鼻翅一掀，小嘴兒一咧，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劉婆子摸不着頭腦，越發慌了，伸着頸兒問道：我說菊姑娘！你到底是怎麼的啦？香菊也不理她，只一個勁的哭。劉婆子又發急道：菊姑娘你是教黃鼠狼子迷住啦？你要再無頭無腦的哭，我就告訴你爹媽去了。說着就要往外走。香菊一把拉住劉婆子的手兒，抽噎着說道：我是哭我的命哪！劉婆子這才明白香菊哭的原因，長出一口氣道：咳！真是好事難成。要論今天晚上吳大先生所提這宗事情，你爹媽是理當應允的，那李先生有多漂亮啊！無怪姑娘心裏悲傷，但是世

上的好男子多着呢！憑姑娘這副容貌，這身文才，又生在這個豪富的家庭裏，慢慢還許找着比李先生强的女婿呢！何必哭呢！設或哭出個災兒病兒來，不但與事無補，又把身子弄壞，有多麼不合式啦！據我說；人生世上，憑命由天的往前混，混到那裏是那裏，姑娘你這一點子不隨心，就哭的死去活來，你像我也是個人，自幼兒在娘家就沒得着好，出嫁以後，又攛着個四不像子當家的，吃喝嫖賭，什麼邪門都走，跟着糟了無數的心，可下子盼他回過頭來，偏偏他又死了，剩下我一個寡婦老婆，要人沒人，要錢沒錢，成年間給人家當漿洗婆子，而今混了五十多歲，還是無依無靠，要到走不動爬不動那時候，更不知怎樣的困難呢！仔細尋思起來，真不如找棵歪頸子樹，用條繩兒勒死乾淨。無奈我還盼望將來有個好時候呢！所以我勸菊姑娘，把心放敞亮些吧！這算甚麼要緊。劉婆子此番話，雖然說的有此情理，怎奈香菊是一條道兒跑到黑的皮氣，一句話也沒入

殼，仍是痛淚交流，哭個不休。劉婆子見勸說不好，只得嘆口氣，坐在一旁，瞧着香菊發呆罷了。香菊一直哭到更魚三躍，才飲恨吞聲拭乾眼淚。此時劉婆子已和衣而臥，沉沉睡去。香菊定了定神，看案上那盞孤燈的光線兒，已變成慘綠色，屋中各種陳列品，彷彿都錯了次序。覺着眼球冒火，心坎發熱，便無精打彩，上得炕來，輕輕推開小窗戶，臨風而立，四外掃了一眼，但見濃雲盡散，當空掛着冷森森一九皓月，將院裏樹影兒，照在雪地上，杈枒如畫，遠處燐火，明滅林外，深巷小犬，吠聲如豹，夜色淒涼，使人悶損，對着月兒，眼不錯珠的發了半晌怔，遂低聲吟道：

深更感慨獨傷神，觸目驚心嘆此身；

可恨無情天上月，偏來此地照愁人。

吟畢，千愁百感，兜上心來，兩縷多情淚，又淪漣奪眶而出，點點滴滴，佈滿襟袖間，淚痕月影，盪成白光一片。又哭了半句鐘的工夫，覺着

一陣北風緊，順手閉上窗戶，坐在炕上，面向燈兒，嘆了兩口氣，而後才拭乾淚痕，一條串綢手帕兒，已沾溼多半了。又把玉筍般的小手兒，托在那張似經雨打的梨花腮上，癡也兀自出起神來。可巧這當兒，燈油已盡，拍的一聲，迴光一現，就滅了，偌大的香閨，頓時變成黑暗地獄。香菊暗道：這也好！與其對着那慘淡微光，到不如這般黑的乾淨！隨就和衣而臥，想着蒙頭睡去，孰料腦悶愁腸盹睡多那句話，到不應驗了，翻來覆去，仍把心裏所受的感觸，重複默理起來，恨一陣，惱一陣，急一陣，罵一陣，只弄得刃抽腸角，憤火中燒，真是恨不立刻死了才好！一直思想到村鷄亂唱，遠寺鐘鳴，才朦朧混入睡鄉。比及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的時候了。覺着頭昏目眩，精神恍惚，倒在枕上，仍做睡狀。少時，劉婆子進來說道：菊姑娘啊！天色可不早了，覺是越睡越多，睡弱了脾味，可不是玩的，快起來吧？再過一會子，飯菜都該涼啦。香菊閉着眼睛，長出了

一口氣，低聲說道：我今天不舒服的很，還有什麼心思吃飯，你老別纏我啦！教我靜一會兒吧！劉婆子急忙出去，謂李氏說道：菊姑娘說身上不舒服，先不吃飯咧。李氏道：她不吃咱們吃，不必等着她。劉婆子答應一聲，取來飯菜。少時吃完。李氏見香菊還沒有過來，便悄悄走進西屋。見香菊臉朝外躺着，柳眉雙鎖，面色十分慘淡，到像個病女子模樣，近前輕輕拍了兩掌，小聲呼道：香菊呀！香菊呀！你到起來呀！香菊聽她母親喚她，又長出了一口氣，連眼皮也沒撩，便翻過身去。李氏又連聲叫道：香菊呀！香菊呀！你是怎麼的啦！說着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把被揭開，握住香菊的手兒。此時香菊又嗚嗚咽咽的哭了個淚痕照面。李氏焉知香菊的心事呢！所以又驚皇失色的問道：香菊呀！香菊呀！到底你是怎麼的啦？你可把媽吓死咧！好丫頭！你別哭，要是身上不舒服，媽就打發人請田醫去。香菊抽噎着說道：媽你老不要發慌，我沒有什麼病，不過頭昏心跳罷

了。李氏道：要是這點小病，可哭的是什麼呢？有病慢慢養，才能好的快，你這丫頭，心也太仄啦！人吃五穀雜糧，誰也保不住沒病的，你快把心放厥亮些，起來盪漱罷，媽好吩咐廚房，給你做盪海參湯，你要不聽媽的話，媽該上火咧。香菊又嘆口氣說道：我一點也不餓，漫說海參湯，就是人參菓，也難入口，你老不用上火，孩兒起來也就是了。說着抽回手兒，咬着牙根，慢騰騰的起來。李氏這才現出笑容，一面高聲吩咐廚房做海參湯，一面扶持着香菊盪漱，又過了片刻，劉婆子送上海參湯。香菊勉強吃了一小盪，放下筷子。李氏笑道：人是鐵、飯是鋼，你再多吃點。香菊又勉強吃了兩口，把盪推在一旁，又要倒下。李氏忙着說道：好丫頭！你聽媽說，咱後園裏，那幾十盆菊花，開得十分新鮮，你到那裏看一看，回來再倒着，媽就不管你啦，你不常說做兒女的，要能體貼父母的心思，聽從父母的命令，那才算好兒女呢。你要能聽從我的命令，也就是好兒女。



呀！人的身體越活動越好，管保你走一遭回來，身上就舒服啦！好丫頭！你別心灰，媽的心都碎啦！香菊見李氏這樣疼愛她，心裏甚是不安，把夜間拒婚那段怨恨，立刻釋去十分之二，含着兩胞熱淚，冷笑着說道：媽你老說我心灰，我看媽的心比我還灰，我今天有這點子小災星，你老就急個不得了，設或我要得個暴病了，你老可將如何呢？李氏聽了這句話，好像俠客飛刀，刺在心坎上，立刻變了顏色，啐了一口道：你這孩子，今天是怎麼的啦！媽那點虧負你，你和媽說這樣賭氣話。李氏說着，又咽住話頭，換出笑容說道：好丫頭！你別惹媽生氣，你要把媽氣病了，還得湯兒藥兒的扶持着。說着，又把香菊的短髮，理了理。香菊也覺着說走了嘴，又勉強笑道：媽你的腦筋有多迷信，我說死就死啦，這句話本是孩兒冒失說出來的，並不是故意和你老賭氣，你老要和孩兒一般見識，果真動起氣來，那才是笑話兒呢，香菊說完話，扎掙着下得炕來，披上大紅緞子斗

蓬。李氏又忙着給她戴上帽子。香菊這才無精打彩的，走出後門，轉過來道兒，進了園門。見萬里無雲，天光如洗，氣候比昨天，又溫和了許多，向陽處、雪片兒也漸融化，遠近山河，並無二色，儼然成了玻璃世界。較比怒風怪吼，塵土飛揚那般境界，真是天上人間。就是街上賣菜犬吠的聲浪，比往天也似清脆了好些。香菊步踏瓊瑤，轉過葡萄架，見那幾百盆菊花，已被馬大移在向陽地方，只開得黃的似金，白的似玉，紅的似火，黑的似墨，點綴着扶疏綠葉兒，到也十分鮮豔。香菊瞧着花兒暗道：秋菊有佳色，黃花晚節香，古人詩句，到可玩味。在花間徘徊了一會子，也覺着沒有什麼興趣，又抑鬱無聊的，走進花棚子裏面，各處所藏的花木，都是春夏開過的，更不堪注目。回想前夜和李逸梅，月下談心，握手定情，那番纏綿情事，更覺煩惱之中，又添上煩惱，一陣傷心，淚如雨下，正哭着、忽聽外面脚步聲响，探頭一看，原來是劉婆子來了。急忙拭淚，劉婆

子走已到面前，縐着眉頭說道：我說菊姑娘啊！你又突命哪！我覺着你這半天沒回去，是有點勾當呢。走吧。香菊只得隨着劉婆子丟魂失魄的轉回香閨，這到不再話下。且說李逸梅因爲夜間看書失眠，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披衣起來，覺着渾身發爆，盥漱完畢。便令王頭做盃餛飩湯，而後走出房門，在廊下來往散步，衆學生忽由教室裏跑出來，張牙舞爪作堆雪人的遊戲，七手八脚的忙了一陣，那雪人的身體，就漸漸高大起來，又都用口呵溫了一會子手，而後更忙得踴躍，看看到也有趣，少時、雪人的模型，已見完備，這個做腦袋，那個畫眼睛，做完一看，果然是個又肥又胖大雪和尚。趙香蘭又找來三根草莖，插在雪人面前道：他是大肚子彌勒佛，咱大家給他磕個頭吧，將來他好保佑咱們做大官、娶好媳婦，衆學生都拍手打掌的笑起來。逸梅也不覺噗哧的笑了。趙香蘭回頭一看，見逸梅站在廊下，向這裏笑着瞧看，把小臉羞的暈紅過耳，衆學生越發笑起來。

趙香蘭搭訕着一怔，就旋風似的，跑入教室去了。此時王頭已把餛飩湯做熟，出來喊道：老師吃飯啦。逸梅這才含笑而入，坐在案前，覺着一陣心熱，謂王頭道：你先給我一盃冷水，壓壓心火。王頭答應着，用個玻璃盃兒，取來一杯清淨冷水，放在案上。逸梅操在手裏，將送在唇邊，那盃兒拍的一聲就裂了個分屍八塊，洒了逸梅一身水。王頭急忙回過臉兒問道：盃怎麼壞咧？逸梅詫異道：這也奇怪！怎麼一個好好盃兒，無緣無故的就會碎了呢！王頭發怔道：莫非有鬼啦！說着把擦面手巾，拋給逸梅，逸梅把盃兒的殘屍碎骨，拋在地下，用手巾拭乾水痕，發起呆來。要論平日，漫說壞一個茶盃，逸梅不能介意，就是壞十個百個，也是不能介意的，偏偏趕在今早晨。逸梅雖然是個新學界的人物，不懂的什麼叫做忌諱，但是這個茶杯壞得這般奇巧，未免不動點心。暗道：人間事情的前兆，果然都有應驗，這宗婚事有八成是出來岔頭了！一轉念間，出了一身冷汗，一團

高興，登時消滅。王頭就給他取來一杯冷水，他喝了兩口，放在一旁。王頭又把盃片兒從地上一塊一塊的拾起，送在外面去了。逸梅定了定神，免強喝了半盃餛飩湯，便算一頓早餐罷了。此時壁上時辰鐘，已快到九點，學生們已上課自習。見吳子興仍不見到來，益發急躁個了不得！遂謂王頭道：你把吳書田給我叫來，我有話問他，王頭道：誰叫吳書田哪？逸梅沉着臉道：就是吳子興的小子福兒。王頭答應着去了，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九回 情思鬱結酒攻愁腸 醫理精通藥愈險症

話說王頭去不多時，把吳福兒喚來，吳福兒向逸梅行個鞠躬禮，便站在一旁。逸梅問道：你爹在家沒有啊？吳福兒道：在家呢。逸梅道：昨晚上你爹在家做什麼着？吳福兒道：我爹昨天晚上由學堂喝完酒，回在家裏，各處打個照，就上趙香蘭家串門子去了。及他老回來，我就睡熟啦，老師

打聽我爹是有什麼事情怎的？逸梅道：有點事情，你去把你爹給我請來。吳福兒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可巧吳子興已慢騰騰走進校門。吳福兒轉身回來說道：老師！我爹來咧。逸梅點點頭兒，吳福兒又上課堂去了。吳子興進得屋來，逸梅欠身笑着說道：大哥怎麼這般時候才來呢？把我等的直發忙。吳子興笑道：老弟的性質也特急啦！逸梅道：並非是小弟性子急，今晨有個緣故，把我鬧的渾身喪氣，並不是小弟迷信，這個緣故奇怪的很，隨把茶杯自裂的話，說了一遍，而後又道：這事果如合乎前兆，有八成大哥昨夜是空走了一趟。吳子興嘆口氣道：雖然這事與人事無關，爭奈適逢其時。說着，又向逸梅一拱手道：有負重託，抱歉！抱歉！逸梅倒抽了一口冷氣，勉強笑道：大哥是怎麼說的，他們是怎麼回覆的呢？吳子興啐了一口道：老弟我不當你說過。趙連那老東西，討厭的很！畢竟奸商利徒，沒有人格，除了上炕認得老婆，下炕認得大錢，其餘真是好歹不懂。

逸梅道：大哥先不必抱怨他們，簡直說了吧！吳子興這才把提媒拒婚的始末原由，詳細發表出來。逸梅聽完這番話，火熱的腸子，沍爲冰冷，瞧着吳子興眼不錯珠的，發起呆來，吳子興掃了逸梅一眼，便低下頭去。逸梅呆視好久，才慢慢收回視線，勉強冷笑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反正大哥對於小弟，是費到心思咧，就是不成，小弟也是領情不過的。論理說，是小弟自不量力，妄想高攀，事到個中，愧悔已晚。吳子興道：畢竟是他們眼睛瞎，在老弟方面，到不算什麼要緊，憑老弟你何愁聘不着好內助，將來自有的時候，簡直把趙香菊拋置度外就得啦！逸梅只管兀坐出神，往下一句也接說不來。吳子興又淡淡說了幾句閒談，便告辭而去，逸梅遂強打着精神，上堂授課，草三潦四的混了四點鐘，心裏難受的滋味，真比鋼刀刺的還厲害。又想趙香菊那樣纏綿多情，得着這個拒婚消息，更不知怎樣的難過呢！因此精神撩亂，如坐針氈，連書也教不下去了。便吩

叫學生自動作業，意懶懶轉回宿舍，令王頭沽來一瓶白酒，就着油酥豆兒喝將起來，喝了這盃，就喝那盃，喝了這盃，就喝那盃。王頭見逸梅不要命的狂飲，便近前勸道：老師少喝點吧。逸梅道：我今天要學李白劉伶。王頭道：看醉了不舒服，逸梅冷笑道：你懂得什麼，酒可千日不飲，既飲不可不醉。況且醉裏乾坤，還是我得意的境界呢！說着，又飛觴醉月似的飲起來，並口占一絕道：

酒破愁腸醉銘然，光陰煩惱日如年；

多磨好事無非夢，憤火中燒欲上天。

吟畢，又連浮三大白，忽然覺着心坎發熱，眼光迷離，再一轉念，宇宙雖寬，好似沒有容身之地了！沉吟半晌，又醉薰薰的吟道

拆散良緣最可憐，惜余無勢又無錢；

奸商嫁女惟豪富，空恨情天補不圓。



吟畢這首，一腔無明，還是未曾發洩一點，又頻飛巨觥喝了一陣。再看瓶子，已空空如也！此時逸梅已有十二分醉意了。不由的、氣高萬丈，怒起奔雷，手掌兒向案上使力以拍，瞪着兩隻血盆般的眼睛，望空呼道：天哪！天哪！既生我們，又何爲特設磨劫以顛倒我們呢！莫非我前世是燒了斷頭香咧！正說着。眼前一黑，什麼也看不見了，覺着天也轉、地也轉，身軀兒好像在半天雲裏飄蕩着。便捺了酒盃，向後一仰，咕咚倒在行李上。肚子裏面的酒醇，又大乎發作，一直冲上咽喉，哇的一聲，嘔了一炕，連油酥豆兒都跟出來了。時不容緩，又哇哇嘔了幾口，一噴多遠，滿屋的氣味，好像倒了酒簍。王頭正在廊下站着，忽然聽見嘔聲，便急忙進來，遞給逸梅一杯冷水。逸梅勉強坐起，漱了漱口，又咕咚倒下。王頭急忙把酒痕收拾乾淨，此時紅日離地平線上，也不過一竿子高了。王頭走入課室，謂衆學生道：你們大夥，收拾家去吧。老師喝醉啦！衆學生一同唱

個大啫，背起書包，魚貫而去。王頭回來，見逸梅閉着眼睛，面色紅中透紫，翻過來，復過去。人事不知，嘴裏還咕咕嚶嚶的說醉話，並夾雜着噉罵聲音。王頭回身吃過晚飯，做了幾宗零碎活計，也就脫衣睡下。逸梅一直睡到半夜，才明白過來，心裏仍是火炭一般，覺着十分乾渴，睜眼一看，案上孤燈，半明半滅。身旁放着暖壺茶盃，知道是王頭預備下的，便順手操過暖壺，拔開塞子，含着壺嘴，咕咚咕咚的灌了一陣，直比瓊漿玉液，還甘美十分。再看身旁的書籍，東一本，西一本的擺了半炕，暗道：這必是我醉後手足衝動弄得這個樣兒。回想那番狂態，如同隔世。所吟的詩兒，也都忘了一半，把書籍往旁邊推了推，拉出一條棉被，蓋在身上，回手吹滅了燈，打算沉沉睡去，誰知一雙眼皮，好像被耶穌教那個十字架兒撐住，再也不能夠合攏。見塔前桐樹影子，被月光照在窗紙上，珊瑚搖動不已；恰值一陣西風緊，把外面的雪片兒，刮的刷刷作響，窗紙條兒，

也特楞楞鳴個不住。鼠子又在屋棚上，來回的跑跳；並吱吱的叫着。如王頭的胸肝聲，和壁上鐘聲，更鬧得不清，逸梅被這些聲音驚動的，腦筋越發明醒，那能關得下去，用被蒙上臉，仍把他近日所經過的事情，重複默理起來，煩惱那樣子，真是舌底生蓮者，不能說，筆尖生花者，不能寫。及天明紅日滿窗的時節，想着起來，剛一翻身，覺着頭目昏眩，心兒，肝兒，突突亂跳起來，渾身各骨節兒，又不住的蘇蘇冒冷氣，四肢酸軟的了不得。因把王頭喚在面前道：我今天病了，你快給我請吳子興去吧。王頭答應一聲去了。少時吳子興到來，坐在一旁問道：老弟是怎麼的啦？逸梅嘆口氣道：小弟今天偶染微恙，不能上課了，望大哥給我代理幾天吧。待小弟病愈，務必格外酬謝的。說完話就哼哼起來。吳子興素知逸梅心性褊急並癡於情，料定這病是起於趙香菊身上，因含笑答道：這點小事，愚兄是敢担任的，咱哥兩個本是裘馬與共的朋友，還說到酬謝二字

啦，但是老弟昨天還活潑潑的，今天怎麼就起不來了，有八成是因為婚事急的吧？逸梅沉着臉兒辯道：豈有此理，不過昨天一時高興，多貪了幾盃，神興被酒醉傷了。大哥你的嘴吧，有多厲害，這本是一件祕密事情，若被外人聽見，好說不好聽的，小弟這張羞臉，可往那裏放啊！吳子興笑道：老弟不要動氣，這是愚兄一時走嘴，要是再有一回，牙上生個盃大的疔瘡，說的逸梅也嘆味的笑了。二人又談了幾句閒話，王頭進來謂逸梅道：老師是吃點什麼呀？逸梅道：我肚子裏還是飽着，什麼也不想吃。吳子興從旁說道：畢竟勉強吃點好，王頭道：反正老師沒有什麼大病，一則爲酒所困，二則感冒風寒，簡直我給老師做盃麥穗麵湯，多加點生薑末兒，趕熱喝下去，發身透汗就好啦！不知老師意下如何？吳子興插嘴道：喝湯發汗，是很好的，逸梅說了一句可以。王頭轉身出去。吳子興把案上教授法擎起來，問逸梅道：這書都教在那裏啦？逸梅道：甲組國語，教到

二十八，乙組國語教到二十七。兩組算術俱演到五週，其餘常識等科，問學生就知道了。新學制的功課，沒有什麼難點，是用不着預備的。吳子興笑道：我自出學門以來，教育界的事業，一天也沒混過，今天是破題第一遭，自然是預備一下子好，看臨時弄不周到。逸梅道：以大哥的學問，教初級小學生，就閉着眼睛去做，也能弄周到了。又兼現在的教法，雖然新月異，因為咱這地方，文風不大開通，教員一味的迎合鄉情，仍用自學輔導的舊制，往前敷衍。此法，就是先提問學生，學生要有不明白的地方，從旁以指示就得了。至於美術工藝，隨便的描做，更沒有什麼要緊。

吳子興聽逸梅說得這般簡單，也就把書放在一旁說閒話兒。少時，時辰鐘敲過九點，鈴搖兩遍。吳子興便匆匆上堂授課去了。王頭將麵湯做熟，用個盆兒裝好，捧在逸梅面前道：老師趕熱的喝吧。逸梅勉強坐起，靠着枕頭，捧着盆兒，噎噎的喝起來，果然喝的通身是汗，喝完，又倒在枕上，

吸了半枝雪茄烟，不覺不由的，混入睡鄉。及一覺醒來，已是秉燈的時候了。又喝了一盃粥。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翌日星期，又靜養了一天，後日清晨才能起得炕來，又悶悠悠過了兩天，身上才漸安貼。無如情場失意，悲觀在抱，又加上這幾天以來，趙香菊沒有片紙慰問，越發胡思亂想起來。雖然口能飲食，足能行步，但是癡心專注，恨滿七情，精氣神三寶方面，實受了莫大損失。只弄得瘦軀似鶴，病骨支撐，到了這步田地，還不知臨崖勒馬，終日裏，仍是愁眉雙鎖，長吁短嘆，作那間影尋聲的狀態，有心和趙香菊會上一面，又礙着病體初愈，和拒婚嫌疑，不便造訪。我想張君瑞待月西廂，也不過如此。這天早飯以後，逸梅覺着煩惱難挨，便踱出門來，迎着風兒立在堦前梧桐樹下，看那山林積雪，空中雁字，俱含着淒涼况味，點點頭兒，視線又移射趙香菊的住宅上，兀自出神，撫今追昔的一轉念，新愁舊恨，兜上心頭。暗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不知

那世欠下這段風流孽債，他思想到這裏，腦袋裏嗡的一聲，兩眼昏黑，什麼也看不見了，心坎裏如同烘着一盆炭火，四肢百骸，彷彿受了電氣的鼓動，顛搖個不住。急忙扶住梧桐樹，心裏那股熱，一直冲上舌根，緊接着，喉頭作癢，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迎風一幌，咕咚栽倒，呼吸只剩一線，知覺全無，敢是昏迷過去了。此時衆學生在院中遊戲，見逸梅倒下，便亂喊亂叫的跑將過來。這當兒王頭正在廚下刷洗鍋竈，聽了這種激烈聲音，知道是出了什麼岔事，也一直的跑出來。見逸梅頭南脚北，臥在地上，紋絲的不動，口眼歪斜，面上好像蒙着一張金紙，身旁鮮血淋漓，把衣服都沾染上了。見了這般情形，手足失措，慌作一團，急得滿頭是汗，把大腿拍個價响，說不出話來，驚了半天，才這……這……這可了不得了！學生們見王頭嚇得個樣子，也都驚皇失色的躲過一旁。吳福兒急忙跑回家去，把吳子興喚來。吳子興觸目驚心，發了一陣怔，便和王頭把逸

梅抬進屋中，放在炕上，握著頭髮，一替一聲的，喚了二十多分鐘的工夫。逸梅才哼了一聲，大夥這才放心。少時，逸梅明白過來，睜開兩眼，見王頭吳子興和幾個年長學生，跼在地下，都帶着驚慌形色，定神一想，心裏暗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人了，又把眼皮閉上，吳子興近前低聲說道：老弟你怎麼又吐起血來，幾乎把人嚇死！老弟呀！老弟呀！你這病得的有多麼冤哪！說着又嘆了一口氣，轉臉謂王頭道：你去把田醫請來，再把逸梅的病勢，向他道明，他要有好藥，就便拏來點才好。王頭答應着，去不多時。田醫到來，田醫和吳子興比鄰而居，很有感情，二人說了兩句寒暄。田醫生坐在逸梅身旁，見逸梅呼吸帶喘，形同枯木，病勢到不輕。便謂吳子興道：李先生病的緣起，我也聽老王說了個大概，先吃點救急藥兒，而後再診脈。說着，從懷裏掏出個小紙包兒。回頭謂王頭道：老王！你汲盞無根冷水來。王頭領命而去。吳子興把藥包打開，見是粒元



豆般大的紅丸兒，謂田醫道：這是什麼藥啊！田醫道：此乃真正清心補血丹，是我祖上遺留下的專方，治李先生這樣病，很有神效，正說着，王頭汲水回來，用個杯兒把藥研開。吳子興擎着藥杯，送在逸梅嘴邊說道：老弟吃藥啦。此時逸梅又昏沉過去，叫了幾聲，不見醒來。田醫道：給李君灌吧！王頭取了筷子，支開牙關。吳子興手兒一動，杯兒一傾，咕噪噪灌將下去。逸梅只覺一陣奇香刺腦，冷氣攻心，又明白過來。長長嘆了一口氣，睜開雙眼，立刻添上精神，不是先前那個樣子了。王頭與吳子興也都歡喜起來，同聲說了一句妙藥！田醫甚是得意，回頭見逸梅不住的瞧他，知道逸梅是要說話，便搶先謂逸梅道：閣下好好靜一回兒吧！在下也不是外人，不必客氣，逸梅點點頭兒，又閉上眼睛。吳子興謂田醫道：田兄手段高強，小弟實在佩服！田醫笑道，愚兄毫無能力，不過跟着敝家嚴，多練習了幾年，指着幾個成方騙人罷了。還值得賢弟贊成，說着，格格笑了。

兩聲，而後又接着談起別的話來，王頭見插不進嘴去，便出去烹茶。逸梅閉目倒着，腦筋一時比一時清醒，無心領略田吳二人閒談，默思少年咯血，壽生不永那句俗語，不覺心裏冷了半截。又思果如享不着家庭幸福，和人間樂利，與其日坐愁城，生活煩惱，到不如早早離此缺陷世界。於是把平日所感觸的事情，都置諸度外。少時，王頭泡上茶來。田醫喝了一杯茶，便要診脈。逸梅咬着牙，扎掙着爬起。吳子興見他戰兢兢，頓怯怯，恐怕摔倒，趕緊上前扶住。王頭順過枕頭。逸梅喘着把左胳膊放在枕上。田醫湊在近前，調勻呼吸定息，凝神細診了半刻，又換過右手，亦診如前。少時、診畢。田醫往後退了退。吳子興扶持逸梅倒下，問田醫道：田兄！逸梅脈情可怎麼樣呢？田醫道：雖然不十分要緊，也夠調養些日子了。據我診視李君這脈，兩寸沉數，左關浮絃，右關遲細，兩尺浮而無力，可見心肺受傷，氣血兩虧，三焦炙熱，血不歸經，總而言之，由憂思過度，

暴怒多勞所致。幸而病根還淺，尙易療治，第一要訣，服藥而外，尤須善養，要是不幸重勞，就把十大名醫請來診治，也是不中用的。可惜李君血氣方剛，正在有爲時節，得了這個不祥病症，說着、就嘆息起來。吳子興道：逸梅是小弟最好的朋友，田兄得格外分神，不怕多花藥錢，只求好的快，田醫笑道：這是那裏話，李君既是賢弟好友，亦就是我的好友，焉有不盡心呢？說着、令王頭找來紙筆，把藥方開完。吳子興拾起來一看，寫的是：揀參、黃芪、白朮、萸肉、杜仲、續斷、棗仁、當歸、遠志、茯苓、丹皮、粉草、十二味藥，分兩二三錢不等，後面還寫着引用燈心，白水煎服等字樣。吳子興看完，田醫欠身告辭。王頭擎着藥方，跟去取藥。吳子興把田醫送出門外，又囑託了一番、田醫啾啾連聲的去了，閱若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十回 苦口良言勸慰良友 意惹情牽眷念情人

話說田醫去後，吳子興回在屋裏，見逸梅閉着眼睛喘氣，悄悄坐在一旁，細驗病容，甚是悽慘。少時，王頭取藥回來，趕緊煎好，逸梅吃下道盤藥去，停了半刻，肚皮裏作響，心裏又清醒了好些。睜開眼睛，望吳子興嘆口氣道：大哥小弟是沒話可說了，畢竟還望大哥，再替小弟代理幾天罷。說着又喘起來。吳子興道：老弟把心放寬，好好養病要緊。至於學校內外一切事務，有愚兄代爲料理，不用惦着，漫說這點小勾當，就是比這事情再大些，愚兄也是不敢袖手的。愚兄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向老弟發表一下子，老弟聽也罷，不聽也罷，但是愚兄必得說出來，甚麼話呢？就是老弟平時心地明白，見解周到，而今因爲一個無關係的女子，釀成這場大病，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嗎？頭兩天，我就知道老弟著了這個情魔，老弟你想？我們做男子的，對於這條身子，應當如何的珍重。所以身心健全，無論境遇好歹，總算一生幸福，況且老弟年力富強，素負才

名，一凡知道的人，誰不贊成一個好字，將來遇着機會，焉有不出息呢！又兼伯母冰霜矢志，節勵松筠，千辛萬苦的培養老弟，若非期望老弟接續書香，光大門第，爲老人爭口氣，焉能下這番卓絕堅苦的工夫呢？所以伯母晚年苦樂，就繫在老弟一人身上，老弟擔負的責任，何等重大，未從做事，理應想上一想，怎麼這樣胡鬧起來咧！古人有云：一朝失足，千古抱恨，又是什麼讀聖賢書，須知所學何事。你像世間殉情而死之輩，都是有兒女情腸，無英雄氣骨的東西，給他們下句喪心病狂的評語，亦非嘴損。老弟你比我明白的多，這個覆轍，也蹈得嗎？老弟你再思再想罷！吳子興苦口良言，說出這番大道理，對於朋友勸善規過的勁頭，真算絲毫未留。逸梅頗爲感動，不由得落下淚來。吳子興又勸道：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只要老弟往開想就是了。正說着，學生在課堂裏便吵鬧起來，天色已交已刻了。吳子興又用善言將逸梅安慰了一番，便上堂授課，這到不在話下。

且說趙香菊那日由園中看菊花回去以後，愁苦那樣子，也不在李逸梅下，不是臨風長嘆，就是顧影徘徊，只弄得夢魂顛倒，不知所以，正想約李逸梅一會，忽聞逸梅爲酒所困，又接着染起恙來。香菊素知逸梅心有獨鍾，情無別戀，料定這場病，是由拒婚而發，因此心牽兩地，越發焦躁起來。飲食日減一日，形骸日瘦一日，她父母那裏知道她的心事呢？以爲天時不正，感冒風寒，急忙把田醫請來，開方吃藥。香菊雖知心病難醫，不欲爲草根樹皮所苦，爭奈父母之命，拗不過去。又愁翼翼過了幾天，聞逸梅病已漸愈，心中略覺安貼。以爲再過一二日，逸梅身體復元，就可約他一會了。偏偏這日晌午放學，趙香蘭跑進大門。香菊正站在窗外向陽，每逢學堂有什麼事，以及逸梅狀況如何。趙香蘭到在家裏，必先向他父母訴說一遍。香菊偷着一聽就知道了。她見香蘭跑進屋子，便往前湊了兩步，聽有什麼說項沒有。香蘭一進屋子，就把逸梅吐血死而復蘇請田醫吃藥，吳子

與代理等情，指天畫地，連吵帶嚷的向趙連夫婦，詳細說了一遍。香菊聽一句怔一句，聽完，便怔上加怔，直瞪瞪站在窗外，好像一根木頭樵兒，釘在地下。趙連行了這個緣故，到沒介意，畢竟李氏和逸梅骨血關情，有些發慌，賄着趙心說道：「這孩子怎麼吐起血來，有八成是用工過力啦！走咱倆個看看去罷。」趙連沉吟半晌道：「論理說，是應當看看去的，但是因為拒婚那宗事情，鬧的很不好，見面羞人答答的，可說些什麼呢。」李氏道：「那算什麼要緊，吳子興說他不知道，就是知道，押在舌根以下；不提不念，也就完了，外人知道他和咱們有親戚，要不看看去，一則落外人的薄貶，二則他回在家裏，當他媽一說，於我這方面，有多麼不好聽啊！況且他來在這裏，除了和吳子興咱們而外，一個親近人也沒有，心裏不怎麼難過呢！無論如何，咱倆個是得看看去的，趙連聽李氏這番話，說得有理，也就點頭贊成。李氏忙着換上潔淨衣裳，夫婦二人，便一同的去了。趙香

菊又怔呵呵，站了一會子，才明白過本性來。心中好像萬馬奔馳一般，只急得咬牙切齒，頓足拍胸，乃瞪灼灼之眸子，望空厲聲呼道：上帝呀！上帝呀！世界衆生，都是你的赤子，因為什麼，偏設這般境遇，以困厄我二人呢！說着、向後一坐，口吐悲音，哭將起來，又用手帕兒堵上嘴。劉婆子由後面小便回來，見香菊閉着眼睛，哭得如醉如癡，看着委實的可憐，上前拍了一掌勸道：菊姑娘呀！你哭什麼呀！眼淚世界，不是人的長生國，走屋去吧！你要這般鬧起來，不是白吃藥啦！這是何苦的呢！世間事。好歹都是老天安排的，怎麼不把心改改呢？說着、把香菊攙扶起來，推推擁擁的，一同進屋子去了。接說趙連夫婦，到在學堂裏，見逸梅靠着枕兒坐着，身上圍着一條彩花棉被兒，額聳腮削，面色十分慘淡，王頭正扶持着吃藥呢。見他夫婦二人進了屋子，王頭趕緊放下盃，鋪上坐褥，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貴人，今天是那陣風刮來的呀？請坐吧。李氏坐在逸



梅身旁，趙連在地下凳兒上坐了。逸梅把口中藥咽下去，掃了趙連一眼，

| 脏着李氏喘着說道：這又把姑丈姑母勞動來了，說完這句話，點了點頭，

眼圈一紅，幾乎掉下淚來。李氏縐着眉頭說道：這才幾天沒看見，你怎麼

瘦得這般厲害呢！莫非你早有吐血的毛病不成，可心疼死人了！王頭在旁

插嘴道：李老師常說他的身體好，大半早先是沒有這個病的，經田先生看

脈說：李老師這個病，是由憂思過度，暴怒多勞所致。李氏脏着逸梅晒着

嘴兒說道：你這孩子，真不知深淺，你可憂思暴怒做什麼呀？天下事、慢

慢沒有過不去的，你這不是自己把自己傾了嗎？你一個未出學門的書生，

本來沒有俗事纏繞，家庭過日子，又用不着你分神，這是何苦的呢！據我

說人生世上，過去的事情，好歹算過去了，未過去的事情，好歹不知道，

到那河，脫那鞋，憑命由天的往前混，何必憂思呢？何必暴怒呢？文傑你

是個明白人，怎麼不跟着寬胸大量那樣人學呢。趙連也沒話做話的說道：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這兩句論語，賢姪你是懂得的。畢竟量小做不  
大事，你像古今來那些英雄豪傑，那個是小腸雞肚的人，敢說呂望無時，  
困守烟波，伊尹失意，耕田莘野，這兩個老前輩，遭逢不偶的時候，尙能  
困境而安，況且咱們啦。所以我勸賢姪，從此抹煞舊觀念，好好養病要  
緊，那個田先生，是這方的名醫，請他好好看看，多吃幾劑藥，手中要沒  
有錢花，不必做難，來在大姑夫這個門口咧，別的不敢說，用幾個錢是現  
成的。但求你把病治好，比什麼都強。李氏又插嘴道：不但用錢現成，就  
是用什麼東西，只管打發王頭去取，千萬不要多心。正說着，吳子興從課  
室過來，和李氏笑嘻嘻的玩笑起來。逸梅坐着實覺費勁，令王頭挪開枕頭  
躺下。少時，吳子興又上堂授課。趙連夫婦又把逸梅安慰一番，便起身告  
辭。逸梅甚是感激，因向趙連夫婦點點頭兒說道：姪兒是不能起來陪送  
了，恕過姪兒吧！李氏道：你比不得好時候，不挑你的禮，你好好養着

吧。說着，一同趙連出了大門，倆口子回在家裏，廚房已把晚餐做熟。此  
昨香菊已經哭乏，飲恨吞聲的倒在行李上，臉上蒙着手帕兒，假做睡狀。  
劉婆子由外面進來呼道：菊姑娘醒醒吧！吃晚飯啦。香菊慢騰騰的起來，  
長長嘆了一口氣，在劉婆子耳旁低聲兒囑咐了兩句話，劉婆子點頭應允。  
香菊又出了半晌神，才無精打彩的，走進東屋，靠着李氏坐了。劉婆子照  
着香菊才吩咐他的話，問李氏道：你看學堂李先生的病，到底是怕不怕  
呀？李氏道：人喫五穀雜糧，感受着五運六氣，那個沒有個災和病，無論  
誰的病，你都先問怕不怕，難道說人有病就死不成？我平生就煩惡這個問  
法，偏偏又遇着你這個糊塗貨，說的滿屋人都笑了。趙連接着說道：畢竟  
年青人吐血，是個不祥之兆，雖然這回不要緊，天長日久，作下病根，必  
有可怕的一天，香菊聽說逸梅先不要緊，心裏也寬亮好些，勉強喝了半盃  
稀粥，便回在自己屋中歇着去了。少時，劉婆子過來，燃上燈。香菊對燈

癡坐，默理心事，劉婆子又煎上藥來。香菊吃過藥，仍是對着燈兒發呆，默默盤算道：李逸梅的病根，是由我趙香菊身上發生的，我趙香菊的愁苦，是由李逸梅身上起點的。香菊我未曾病倒，還這樣的難堪。逸梅他既然病到這步田地，難堪那樣子，更不必說了。我要不在這難堪境界，安慰他一番，可算個什麼知己呢？可算個什麼多情女子呢？況且月下盟心，前言在耳，事到箇中，也就不必顧惜了。思想到此處，便下得炕來，打開書箱，取出信箋和信封兒，坐在案旁，操起毛錐子寫道。

逸梅情哥愛鑒：自園中別後，轉瞬光陰，不知不覺，又過一禮拜矣。只謂姻緣有分，苟通媒妁，即能諧和；孰意好事多磨，良緣易盡，月底西廂，化爲夢裏南柯，有恨何如也！因此香澤俱損，羞對菱花，忘餐廢寢，形銷骨立；兼之一窗冷雪淒風，弱體難支，醫藥過活，實乏生趣。梅哥！梅哥！亦知小妹如是之愁苦乎！又思心血洒盡，眼淚流乾，

爲哥憔悴，於事無補；所以飲恨吞聲，以待將來耳。本擬晤哥一面，重訂方針，再行佈置；會哥困於酒兵，又繼染微恙，因遂中止；及聞哥症成咯血，死而復蘇，不覺刃抽腸角，萬念都灰；哥果缺陷世界，不欲再生，妹亦離恨天中，惟有一死而已！雖然，妹一荏弱女子，死不足惜，而哥氣宇才華，素見重於社會，妙齡有志，前途遠大，老母年高，擔負又重，爲情而死，不但世人聞之冷齒，且有負家庭培養之恩矣。况天長地久，吾二人不少把握之期，人力勝天，或有齊眉之日，興思至此，理宜破涕爲笑，杞人憂天，豈非愚甚。至於小妹情有獨鍾，心無別戀，一語相約，終身不改，所謂哥生妹卽生，哥死妹卽死者是也。哥果揆此情理，打破愁關，放心調養，是爲至盼。餘俟玉體復原時，面談可耳。臨穎神馳，不盡依依，並問痊安。下署趙香菊謹啓。

香菊寫畢，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幸無錯謬字兒，用信封裝好，送入

書箱裏面，回手把燈火向下捻了捻，上炕睡覺，天明早晨起來。便意懶懶的盥漱完畢，順手找出一本牡丹亭來看，看到還魂那齣上，心裏暗道：原來恨天還可以補啊！點點頭兒，又接着往下看。趙香蘭手裏擎着一枝菊花兒，唱咧咧的進了來，走在香菊面前說道：姐姐呀！我這鞋又要破皮了，你再給我做一雙吧，說着推了香菊一下子。香菊正看得入神，因順嘴說道：好蘭兄弟，你別擾我，反正是教你露不着脚的。香蘭聽了這句話，甚是歡喜，把擎的菊花兒，向香菊臉上一幌道：這才是我親親的好姐姐呢！而後又唱着出去了。香菊看了這朵菊花，心中一動，抬起頭來。正按着書兒呆想，偏趕李氏過來，遂欠身笑道：媽你來的正好，孩兒今早晨又想起點事來，畢竟這事情，與媽的臉上好看，孩兒是不應當說的。無奈孩兒肚子裏面盛不住話，你老是知道的，大半就是說走了嘴，你老也不能怪罪我。李氏插嘴道：你這孩子，一說話就帶囉唆，令人聽着有多麼膩煩哪！

無論什麼事情，你簡直的說了吧？香菊臉兒一紅道：我說媽，你看咱家後園裏，那些菊花兒，開得有多麼好看哪！怎不給李文傑你姪兒，送兩盆去開開心呢？我想他在這寂寞的病中，一定是煩惱個了不得，菊花雖然不是貴重物品，但是讀書人，沒有一個不愛惜的，至於送與不送，可與孩兒沒有關係呀！李氏笑謎謎的說道：總是你這孩子，想的到，等吃完早飯，你選兩盆好的，打發你劉媽送去就得啦！李氏說完話，又順着脚兒出去，少時，香菊吃過早餐，便到後園子揀了一盆醉楊妃，一盆黃金盞，命劉婆子用兩個柳條筐兒裝了。香菊又趕緊從書箱子裏，把昨夜寫的那封信掣出來，又就在案旁操起筆來，在信皮後面寫道，並附贈菊花兩盆，以做你病中的良友。寫到這裏，一挑眼皮，又抬頭寫道：花名菊，妹亦名菊，故哥見花，如見妹也。寫完，交給劉婆子並囑咐了兩句慎密的話。劉婆子把信揣好，擔着花筐，一步一扭的出來，及到在學堂院裏，正趕王頭出來汲

水，見了劉婆子便擲下水桶笑道：這不是給李老師送來的嗎？劉婆子喘着說道：是的。你快接過去吧，可把我壓死了！王頭笑着接過，担進屋裏，劉婆子也隨後進了來。此時逸梅剛吃過藥，正歪着休息。王頭掃了逸梅一眼笑道：這是趙府上給老師送來的，說着，把花盆從筐裏捧出來，擺在一旁，又出去担水！劉婆子近前瞧了兩眼道：李先生你好啦？逸梅坐起來道：好了！劉婆子道：你大姑打發我給你送兩盆菊花來，這裏還有你表妹一封信，說着，掏出來，遞給逸梅，逸梅順手藏在一旁，謂劉婆子道：我菊妹妹不是很好的嗎？劉婆子嘆口氣道：好甚麼！也吃藥呢！那天她聽說你病了，急得都不知出那家門了！可見你們倆個真是心投意合啊！說着，担起筐子。逸梅道：你老回去，就說我的病好啦，她娘兒兩個不必慌着。劉婆子答應一聲，担着筐子，又一步一扭的去了，閱者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一回 披閱畫圖發生呆感 提說婚事惹動牢騷

話說李逸梅於劉婆子去後，順手把信拏出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只歡喜的心花肺葉都搖動起來，立刻減去憂容添上喜色。再看那兩盆菊花兒，扶疏可愛，這顆心不由的又飛向趙香菊那方面去了。少時，吳子興又下堂回來，看見菊花笑道：這是方才劉婆子送來的吧？逸梅點點頭兒，吳子興笑道：怪不得老弟的精神倍長，由此看來，老弟的眼福，真不小啊！逸梅掃了吳子興一眼，也沒往下再說。吳子興又沒話做話的說了幾句子，便上堂授課去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又忽忽悠悠過了兩天。逸梅已伏杖能步，這天晚上，勉強着給香菊寫了一封覆書，天明起來，用過湯藥，正坐着看書。劉婆子提着小竹筐翩然走入，笑嘻嘻的說道：我又送禮來了。逸梅欠身說道：左一回、右一回的，可把你老勞動壞了！劉婆子說道：還說到勞動二字啦，他們要能送得起？老婦就一天跑一百回，也是甘

心的！說着從竹籃內，拏出大小不等的四個包兒來，放在案上說道：這是一包燕窩，一包海米，一包人參，一包茯苓。燕窩海米是做菜的，人參茯苓是配藥的。你大姑還教我告訴你，好好養病，沒有什麼東西，只管打發王頭去取，說着、又往外跑了，小聲說道：令表妹把你惦念什麼是的！一天連飯都喫不下去，你早晚有空，給他寫封回信吧。逸梅道：我已經寫出來了，你老要不來，我晌午就叫趙香蘭捎去了。說着，拏出來，交給劉婆子，劉婆子告辭而出。逸梅送在門外：劉婆子說道：李先生請回吧，外面風大，涼着是不好的。逸梅哼了一聲，轉回屋裏，檢查這幾樣東西，果如劉婆子所云。放在櫃裏，上炕看書。接說劉婆子回去，把信交給香菊，香菊亦開默念道。

香菊賢妹妝次：梅自寒修復命後，始知大好姻緣，付諸泡影落花，舉案齊眉之言，終成話柄，梅何人斯，能不心驚肉顫；魂飛天外也歟？

因此晝夜焦思，恨入風雲，搔首問天；肝腸幾斷；所以瀟灑心胸，化爲愁城騷國，屢整酒兵，欲破不能。此咯血病症之所由作也！梅近日瘦軀似鶴，病骨支撐，呻吟床榻，昏踣夢寐；只謂石銜精衛，怨海難填，土捧黎陽，愁關莫塞矣！孰意多情紅粉，偏憐下士，殷殷致意，處處關心，一語相約，百折不撓，是此一封書、兩盆花、誠浩浩苦海中渡我之慈航也！諺謂金置烈火，始判剛柔，草被疾風，方知勁弱，故梅於賢妹，不無特殊之感佩焉！所幸者、醫藥調養，賤體已漸平復；握手暢談，斯之不遠，望勿以梅爲念也。時屆秋深，諸希珍攝，餘不及贅，並頌妝安。下署李逸梅謹覆。

趙香菊把這封信看完，甚是歡喜。但默理這宗婚事，又犯起愁腸來。所以晚飯後，獨對孤燈，一直坐到半夜，才脫衣安寢。到是光陰是快的，又過了幾天。逸梅的身體，果然大半好了。這天早飯後，逸梅正和吳子興

促膝閒談。王頭送上一個紙捲道：這是劉三櫃子從城裏給老師捎來的，說着放在逸梅面前，又出去烹茶。逸梅打開一看，原來是幅雙美人圖兒，上面並題着他朋友李正茶繪贈字樣，細看這圖中美人，一坐一立，一穿黃，一穿綠，眉毛眼角，寫得實在活現。逸梅向穿黃衣的美人，釘了兩眼，不覺心頭一動，又發起呆來。吳子興道：什麼畫片我看看，說着從逸梅手裏奪過去，看了幾眼笑道：這也太出奇了！老弟你看這個穿黃衣裳像誰呀？逸梅道：我看不出來。吳子興笑道：要把這張擎在街上去，管保婦人孩子，都能看出來了。你怎麼看不出來呢？逸梅笑道：你既然有這等眼力，何妨說出來呢。吳子興笑道：你既然沒看出來，我也就不必說了。正說着，王頭送上茶來。吳子興向王頭道：你看這穿黃衣裳的美人像誰呀？王頭掃了一眼笑道：要據我看，好像趙香菊女士，莫非是照着她畫的不成，真絕呀！吳子興哈哈大笑道：你的老眼真沒花呀！逸梅笑而不言。令王頭

把這張雙美圖懸於壁間。吳子興出去上課，又過了幾天，逸梅已和藥壺脫離關係，仍是繼續着做這份教讀生涯。這天恰值星期，他孤居無聊，便過到趙連家裏，向李氏致謝前番贈送菊花禮物那番美意。李氏道：這算什麼要緊，你這回好了，比什麼都強，究竟氣色還是不及早先火爆，拏去的人參茯苓，都是真正的，還有配兩料丸藥吃好。這回可千萬別再愁思過力啦。逸梅便哼呵答應着。少時，趙香菊從西屋過來，向逸梅寒暄了幾句，便坐在李氏身旁。逸梅見香菊的容顏也瘦了好些，眉頭蹙蹙，簡直就是第二個捧心西子。兩個人雖有一肚子話，因為李氏在旁，不便傾吐，只用眼角以表示彼此愁苦愛情而已。逸梅又沒話做話的談了多時，才告辭回校，正坐在窗前呆想，忽聽外面有人呼道：李文傑先生沒在屋嗎？逸梅從窗戶鏡兒向外一看，原來是村人劉二狗來了，已把毛驢兒拴在樁子上。逸梅急忙下炕，把劉二狗接在屋裏，說了幾句客套。便問劉二狗道：二哥你是竟

到這裏，還是上別處去呢？劉二狗道：我是竟到這裏，你家老太太不是本月二十九日生日嗎？你哥哥想辦一辦，對於四方親友，已都通過了。今天到二十五啦，我特來接你回去幾天。逸梅一挑眉皮道：是的！我到忘了，說着便命王頭找些草料，喂上小毛驢，比及用過晚飯，已到紅日西沉的時候了。王頭秉上燈。逸梅和劉二狗對着閒談，恰值吳子興來訪。逸梅欠身讓坐，又給劉二狗引見了吳子興道：這是府上來的人哪？怪不得外面拴着一匹驢，說着、坐在一旁，王頭回首，又泡上茶來。逸梅笑着說道：我正想打發王頭去請大哥呢？吳子興道：莫非有事嗎？逸梅笑道：別的事沒有，就是小弟想家去一過，仍求大哥代幾天堂。吳子興道：家去做什麼呢？逸梅道：本月二十九日是敝家慈的壽辰。吳子興道：我代理幾天都行，只管放心家去，但是老弟早怎麼沒說呢，我也應當備份壽禮捎去。逸梅道：這到不必了。我先謝謝吧！吳子興笑道：你先不必謝，說着從腰中

掏出五元鈔票來，放在案上道：這是我一點小心思，老弟在令堂面前，代爲致意就是了。逸梅笑道：這才令人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呢。吳子興笑道：這是給老太太做生日，也不是給你的，你愧什麼呢！他二人又談了多時，吳子興才告辭而去。逸梅和王頭劉二狗一同休息，天明早飯後。逸梅又把校中事務，向王頭囑咐一番，而後走出校門，上了毛驢。劉二狗在後面跟着，順着小道慢騰騰的走起來，趕到白雲村日已過午了。逸梅恐怕馮起祥多說話，就攔路程，遂繞進一條小巷內往前走，可巧馮起祥迎面來了。逸梅只得下驢見禮。馮起祥笑道：老賢姪你怎麼不到舍下呢？真是太見外了，走吧！說着把驢韁繩操過去。逸梅劉二狗只得隨着馮起祥轉身回來，過了幾個人家，便進了院子。馮起祥把驢拴上，向內呼道：來客啦，裏面答應一聲，出來個半老婦人，逸梅一看是馮起祥的老婆，趕緊上前見禮。而後進到屋裏，逸梅的嫂嫂，抱着孩子也下得炕來，笑着說道：我不

當是誰呢！原來是二兄弟呀！我思想媽生日，必打發人接你去呢。我要不是因爲今天冷，怕凍着孩子，也就走了。逸梅道：趕上給媽做生日就行，早回去一天，晚回去一天，到沒什麼關係。說完話，再看他姪兒，比早先長的更詔秀可愛。逸梅近前用手摸着說道：小子你認得我不？那想這孩了，脏了逸梅兩眼，小嘴兒一咧，便哇的一聲哭了。馮氏笑道：你這孩子，連你二叔都不認得啦，真沒出息，說着抱着孩子出去。馮起祥便吩咐廚夫烹茶做飯。逸梅阻攔道：一點也不餓，喝杯茶就走。馮起祥道：忙什麼的呢？今夜住下吧！逸梅道：一定是住不下的。馮起祥素知逸梅的皮氣古怪，沒敢往下深說。又岔開話頭道：頭幾天你哥哥去，和你商量婚事，回來到我這裏說，佳禾村正有人給你周旋這宗事情，現在可妥沒妥呢？逸梅道：還沒妥呢！馮起祥道：要是沒妥，我提這份，是很相當的，逸梅聽馮起祥提起這番話，大大的不悅起來。將要正式覆答。馮氏忽帶個女學生進



來。馮起祥欠身說道：陳朝珍女士，今天怎這般閒在呢？這女學生操着嬌聲說道：那呢，我大姐求我描篇花樣兒，說着，便上了炕。逸梅聽說是陳朝珍，使用眼角兒掃去，見她紅紅的唇兒，淡淡的眉兒，水伶伶的眼兒，白淨淨的面皮兒：身段窈窕，裝束縞素，雖然不及趙香菊，到也是個好女子，掃了幾眼，仍回過頭來，和馮起祥閒談。陳朝珍上下掃了逸梅一眼，小聲問馮氏道：大姐！這是那裏來的客呀？馮氏道：這個客人，並不是外人，就是我這孩子的親二叔李文傑的便是。陳朝珍聽說是李文傑，立刻紅了臉，脈脈不語。少時，泡上茶來。逸梅與劉二狗喝了幾盃茶，便起身告辭。馮起祥夫婦，以及馮氏送到門外。馮氏謂逸梅道：二兄弟你看這陳朝珍女士，人品有多好啊！我特意把她誑過來，教你看看，配合二弟，敢說是段上等姻緣。馮起祥也笑道：不但人品好，學問也不錯，簡直的做了吧！逸梅搖着頭兒說道：不妥，不妥。你們千萬可不要再提了。馮起祥馮

氏笑而不言。逸梅出了村子，又騎上小毛驢，又跑了二十多里路，便到在陽明莊外了。逸梅下了驢，交給劉二狗牽着，安步當車，走進家裏。給他母親行個禮，站在一旁問道：你老這一秋天，不是很好的嗎？王氏瞧了逸梅兩眼說道：我到是很好，看你臉上，可比早先瘦了好些。是教書累的吧。逸梅笑道：我是頭兩天受點風寒的感冒，並不是累的。正說着，李文英從外面進來說道：你們到的怎這般晚呢？逸梅道：要不是在白雲村老馮家喝茶，早就到了。李文英道：她們娘兒倆個，怎麼還不回來呢？逸梅道：我嫂嫂說今天天氣冷，怕凍着孩子。明天是準能來的。說完這番話，僕婦擺上飯菜。逸梅兄弟同着王氏劉二狗吃過晚飯。逸梅又把趙連夫婦對待他種種情由，向王氏說了一遍。王氏道：世上的人，真是三窮三富過到老，她早先被累那個時候，靡短受過咱家的培植，她這時候好了，優待你也是應當的。可是她跟前有幾個孩子？都多大了？逸梅道：她只一兒一

女，女名趙香菊今年十八歲了，兒名趙香蘭年方八歲，跟着我念書呢。王氏道：那個菊丫頭，一晃到十八咧，光陰到底是快的。她小時候我曾看見過幾回，長的是很好的！我想這時候，越發苗條了。逸梅又順嘴把趙香菊誇了幾句，而後又談起別的話來。李文英插嘴道：文傑你說有人給你提媒，現在怎麼樣了。逸梅支故說道：我那個朋友，出外未歸，已將這事耽擱下咧。王氏道：耽擱與否，那是小事，反正咱這門口定媳婦是不難的，但是可得好好選一選。他們娘三個，又談了多時，才熄燈安寢。天明早飯後，逸梅正在屋中看書，忽聽外面狗吠，車聲作響。逸梅從窗戶鏡兒向外一看，原來是馮起祥送馮氏來了。逸梅與王氏便趕緊接出去。王氏謂馮起祥道：親家老爺，今天來不冷啊！馮起祥笑道：爲女兒也講不起，說着，車已站穩。馮起祥放下鞭子，從馮氏懷中，把孩子接過來。馮氏下了車，向王氏行過禮，問過好，一同進了屋子。王氏又從馮起祥懷裏，把孩子接

過去，親了一個吻道：小小！這些日子你沒想奶奶呀？那孩子因為離王氏日淺，並不認生，經王氏一引逗，咧着小嘴兒笑了。馮氏隨手給王氏裝了一袋菸，把孩子乳睡，回身下廚，幫着僕婦做飯，逸梅王氏陪着馮起祥閒談，少時，文英也從外面工作回來，又停了片刻，飯菜齊備。逸梅兄弟，陪着馮起祥小飲，因話提話，又提到逸梅婚事上。馮起祥陪着逸梅笑吟吟的說道：反正陳朝珍女士，老賢姪你是看着啦，又兼她父親在咱這百八十里以內，敢說是著名的紳士，做這門親戚，雖然不算戴高帽，可也不算討厭啊。逸梅沉着臉兒說道：你老放着酒不喝，提這宗事情做什麼呢！說着喝了一盃。文英掃了逸梅一眼，笑而不語。馮氏笑道：要挈陳朝珍配合二弟，你怎麼還不隨心呢？莫非你另有意中人嗎？逸梅冷笑了兩聲答道：我和你們本來沒有冤仇，何爲這樣逼迫呢？說完話，面色越發悻悻起來。王氏放下孩子，唾了一口說道：我說文傑你也特不知好歹了，試問你年已二

十，理宜娶妻成室，以了平生之愿。古人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就不爲後嗣想，也應當爲我想，你看我白髮蒼蒼，齒牙動搖，成年間被病兒包着，丸散膏丹，不離口裏吃，你這幾年來，扶持我喝湯喫藥，敢說是有數的，你要是知道大體的，也就應當張羅娶個老婆，替你盡點做兒子的責任，你不能這樣辦，也到罷了。怎麼有人給你成全這宗事，你還搖首擺尾，拏着不近人情的話，以拒絕人家呢？逸梅勉強換出笑容說道：你老不要動氣，這是孩兒一時之錯，大半馮翁和我嫂子，是能原諒我的。王氏接着說道：你先別插嘴，等我把這番話說完了你再說，你的小心眼，我是知道的，但是自由戀愛那種主義，在咱這地方能行得出去嗎？所以天下美女子雖多，投心的實在難遇，就讓你僥倖遇着，她投你的心，你未必投她的心，就算彼此都能投心，兩造家裏，又未必許可你們投心。況且見着美男子就發生戀愛那種女子，何嘗知道廉恥，何嘗懂得過日子，誰要說去，

不過是個傾家蕩產的女妖魔罷了！所以我明白說給你：如今的婚姻潮流，雖然日新月異，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未能一律打消，對於你的婚事，我尙且有些主權，無論你表決同意與否？我要看着誰好，就硬強做主，大約你把我也怎的不了。逸梅聽了這番話，句句好像剛刀，刺在心坎上，那難受的滋味，已達極點，有心分辯幾句。惟恐王氏動了真氣，於是用一百二十分的毅力，忍住心頭怒火，把酒盃推在一旁，強咽了一盤飯，向馮起祥說聲失陪，便往檐下散步，又聽屋中咕咕囔囔說起這番婚嫁來，無奈聲音微細，聽不真切。逸梅只做不聞，心裏暗道：你們無論怎樣安排，困套兒，反正我是不入彀的，實在演到不可解的地步，只有犧牲這條生命，絕不能負我那個意中人。唉！這莫非就是冤家路仄嗎！逸梅轉念到這裏，就聽馮起祥向王氏告辭，逸梅急忙躲進園子裏，直待馮起祥走後多時，他才回在屋中，不言不笑，如醉如癡，一直坐到半夜，才臥下休息，

閱者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 第十二回 病魔纏身傷心情場 變生意外抱恨黃泉

話說李逸梅天明起來，老少村人，都來助忙。逸梅便打着精神，隨着他哥哥張羅一切，又是殺豬，又是宰羊，又是懸燈，又是結彩，又叫來一部鼓吹，在門前吹打着。趕到第一天早飯後，遠近親友，來了不少，就是馮起祥也騎匹驃子早早的跑到。逸梅見了他，不啻情場中，一個仇敵，立刻現出冷淡態度。馮起祥因為逸梅性質孤僻，並看不出來，仍是老賢姪長，老賢姪短的趕着說話兒。比及日交正午，王氏坐在上位，擺上壽酒壽麵。逸梅同他哥嫂，以及衆親友。向王氏先後行過敬禮，便到開筵席的時候了。逸梅兄弟，坐在王氏兩旁，敬酒佈菜。王氏到也十分得意。逸梅因為情懷抑鬱，遂把着酒盃澆起胸中塊壘來。酒入愁腸，安得不醉。所以飲不多時，便走入沉酣境界，神經麻木，立刻失去通靈作用，趕緊找個僻靜

屋子倒着去了。少時、酒闌人散，日已西斜。馮起祥進得屋來，瞧着王氏道：這回可清楚啦，該咱們談會話兒了。說着、坐在一旁。王氏問道：前天咱們議論那份事怎麼樣了？馮起祥笑道：妥了！妥了！老陳家實在是歡喜，對於聘禮等項，任憑這邊賞，我今天並把庚帖帶來，說着、從腰中掏出，放在王氏面前。王氏看了幾眼，便命文英把東隣賸先生張鐵嘴找來。王氏便把逸梅和陳朝珍的八字，說給張鐵嘴，令他好好掐算掐算，這兩個人配合婚姻有無防礙。張鐵嘴翻着白眼，用手指兒掐算了半天。笑着說道：男屬鼠、女屬牛、都是桑柘木命、子與丑合，不但絲毫防礙沒有，還是段上等姻婚呢！王氏文英等聽了這句話，都歡喜起來，而後又命張鐵嘴擇定下月十日下聘，至於結婚的日子，來年再訂。王氏回手給張鐵嘴拏了五角錢，又令文英把他送回家去。馮起祥和王氏又談了多時，才安排鋪蓋就寢。直待天明馮起祥走後，逸梅才一醉醒來。王氏便把庚帖交給逸梅看



了。又笑着說道：這宗事我費了多少年心，可下子妥了，我的彌陀佛！逸梅見了這種東西，真比小鬼拘魂牌還要厲害十倍！不由得一股無名孽火，冲上心頭，掃了王氏一眼冷笑道：媽你真想用專制手段，壓迫我怎的？王氏道：什麼叫專制手段，我不懂得，反正這宗事情，我算冒昧的做了，你樂意也是這樣辦，不樂意也是這樣辦，你就不必和我咬文嚼字的開謔。逸梅見他母親這樣固執，知道多說也是無益，便忍着一口氣，又回在自己屋裏。倒着，心裏暗道：這回我的死期可真到了。左右一轉念，忿火中燃，立刻的頭目昏眩起來，又過了二天，病勢轉重，遂延醫吃藥，這天午後，潘貴珍前來造訪，見了逸梅笑着說道：梅兄弟你大喜呀！逸梅道：什麼喜，喪氣罷了！這事你怎麼知道的呢？潘貴珍道：昨天馮起祥到我家說的。逸梅嘆口氣道：這個老奴隸，我前生必是欠他的命啊！說着縋上眉頭，低頭不語。潘貴珍又笑着說道：那位陳女士我會見過多次，要配合梅

弟，稱得起珠聯璧合，你怎麼還不知足呢？逸梅道：無論她怎樣好，反正我和她是沒有夫妻緣分的。潘貴珍聽他這番話，越說越走板，停了一會子，又改口說道：我今天來，是打聽點事情，聽說佳禾村離揣家屯，不過五里之遙，那屯有個女子小學，梅弟你去過沒有呢？逸梅道：我雖然沒去過，但是那個女校，可很出名的：你打聽這個做什麼呢？潘貴珍道：那個女校先生，因事辭職，教育局派我前去接充，所以我特來問問梅弟。逸梅道：你打算那天去呢？潘貴珍道：我明天就去，你呢？逸梅道：我這兩天不精神的很，並且還吃着藥，再過個三天兩天的，才能回去呢。潘貴珍又一挑眼皮道：可是的。嘉禾村有個趙香菊女士，梅弟你知道不？逸梅聽說趙香菊三字，眼圈一紅，又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她我是知道的，在家賦閒呢！潘貴珍見此光景，又回想趙香菊傾向李逸梅那番歷史，便明白了一半，於是也沒往下再說。又到王氏屋裏，說了一會子閒話，便告辭而去。

又過了三天，逸梅的病勢，已漸痊愈，便欲回校去會趙香菊，他的母兄因爲他公務在身，並不阻留。這天早飯後，仍求劉二狗送他，此時的天氣又冷了好些。幸而身上穿着小毛衣裳，細看禿山枯樹，黃沙白草，沒有一處不淒涼的。趕到白雲村頭上，恐怕遇着馮起祥，再犯嘮叨，便繞道而過，又走了好久的工夫，才到在學校裏。此時已放了晚學，王頭正和吳子興坐在窗前小酌，見逸梅回來，一齊下炕。吳子興笑謂逸梅道：老弟怎麼這些日子才回來呢？逸梅道：我要不鬧病，早就回來了。吳子興又仔細瞧了逸梅兩眼道：怪不得你比早先又瘦了好些，家裏老太太不是很好的嗎？逸梅道：敝家慈一向平安，但是這幾天，可又把大哥累壞了！吳子興笑道：這算什麼，還值得掛齒。王頭插嘴道：老師不就便吃飯嗎？逸梅道：可不吃飯，於是和劉二狗坐在案旁，吳子興仍坐在原位，胡亂吃過晚飯，日已西沉了。吳子興因爲家中有事，談不多時，就告辭而去。逸梅覺着身體異常

的勞倦，也就早早臥下休息。天明是禮拜日，一個學生也沒來。逸梅把劉二狗送走後，在屋中悶悠悠吸了一枝雪茄烟，就順着脚兒走過趙連這邊來。恰值趙連夫婦往鄉下串親，香蘭劉婆子也都跟去了，就留下香菊一人，看守門戶，香菊見着逸梅冷笑着問道：梅哥你大喜呀！逸梅一縐眉頭道：相距數十里，這個消息，你怎麼知道的呢？香菊道：這是潘貴珍女士那天來看我說的，究竟這事，妥了沒妥呢？逸梅慘然道：雖然妥了，但是小兄可是極端否認的。香菊聽了這句話，立刻變了顏色說道：既然妥啦！恐怕否認，也沒有効力了。逸梅冷笑道：前言在耳，事豈忘心，咱二人果如達不到圓滿地步，惟有以死字解決罷了！所以我飲恨吞聲，趕着來會妹妹，彼陳朝珍不過暫占虛位而已，但不知菊妹妹以爲何如？香菊嘆了一口氣道：我早先那封信不說過嗎？一語相約，終身不改，但是這宗事情，可令人怎麼辦呢！逸梅道：果如有緣，未必人力不能勝天哪！香菊道：無論

如何，我是獨意孤行，以踐前約的。至於梅哥怎樣設想，我也就不敢開問了！逸梅道：菊妹妹你莫非是疑我嗎？我心都碎了！說完這句話，淚如雨下，香菊也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哭了半晌，香菊謂逸梅道：梅哥如若不改初心，車到山前必有路，哭一會子可有什麼意思呢，我還希望你，打破愁關，好好保養身體爲是。他倆個愁眉淚眼，又談了多時。逸梅才意懶懶的轉回學校。香菊於逸梅去後，便強打着精神看書。第二天晌午，趙連夫婦才串親回來。又過了一天，趙香菊因爲悲觀在抱，寂寞的很，便往揣家屯女校找潘貴珍談心去了。可可於她走後，趙連的朋友錢大來訪。趙連夫婦把他讓在屋裏，賓主落坐後。劉婆送上茶來，李氏笑問錢大道：夜猫子進宅，無事不來，你今天必有勾當吧？錢大道：我是特給香菊做媒來了。趙連笑道：你、我可信得著，但是所提的可是誰家呢？錢大道：興隆堡老魯家，大半你們倆口子是知道的吧！趙連道：那個人家，要錢有錢，要勢有

勢，誰不知道！但是人家能和我這個土包做親戚嗎？你別胡扯咧！錢大笑道：大哥你無乃把自己看得太輕了。豈知這宗事情，並不是咱們上趕着他，乃是他上趕着咱們，所以我才敢多嘴，而不然者，誰樂意管這份閒事呢。李氏插嘴笑道：莫非那邊託你不成？錢大道：大嫂子你怎麼猜着呢！究竟你們樂意不樂意呢？趙連道：這個人家，我還有不樂意的嗎，但是小子怎麼樣呢？錢大道：這個小子，就是魯二先生的大兒子，名叫魯慶雲的，今年二十一歲，現在遼甯東北大學念書，頭一房是王翰屯馬議長的女兒，死不多日子，男孩女孩都沒有，魯二先生聽說香菊我姪女，品貌兼優，閨中待聘，又知道咱哥倆個相好，所以把我託來做個介紹人。趙連笑道：要是這樣，我就求之不得了。說着，又回頭向李氏道：你看怎樣呢？李氏笑道：你既然看着好，菊丫頭也不小了，簡直的就做了吧。錢大道：要是樂意做，就把香菊的庚帖開着。我是個忙人沒空來回的跑。趙連道：這到可

以，說着找出一張紅紙來。李氏念着。趙連一筆一劃的寫上，當時交給錢大收了。又言明財禮，而後命劉婆子吩咐廚房做飯。少時，飯菜齊備。趙連陪着錢大用過酒飯。錢大即刻告辭而去。臨走的時，並向趙連夫婦說了一句三天以內聽信。這些事情，劉婆子走裏走外，已聽得明明白白，趕到下午香菊回來，她就一五一十的向香菊告訴了。香菊得了這個消息，頭頂上好像打個霹靂。立刻神經錯亂，知覺失常，四尺香軀，抖個不住。也顧不得合羞了，氣昂昂走過東屋，謂趙連說道：是把我配給魯慶雲那個紈袴子了嗎？無論他家怎樣有財勢，我可是不表同意的，李氏笑道：你這丫頭，心也太高了，那個人家還不隨你的心，將來就得嫁梁士貽了。香菊冷笑道：你老也不必用這話譏誚我，但是那個魯慶雲我耳朵裏早就有，他不是借着父母的光兒，早就不堪言狀了，所以我甯死也不給他作婦的，二位老人家約摸着辦吧！果真不能把庚帖要回，我想、恐怕有不好的現象。

趙蓮聽完這番話，臉兒一沉道：你這丫頭，太也不知羞恥了。這家不隨你的心的，那家不隨你的心的，莫非你想自由嗎？我告訴你。別的念頭快快給我打消，這門親戚，我一定是做的，就是你因為這個死了，我也不後悔。說着，又打起氣略來。李氏也道：香菊你就不必多說了。這門親戚，不但你爹樂意做，就連我也是很樂意的，好歹你就任命吧！香菊聽她爹媽都是這樣說法，情知就是說破了嘴，也無力回天了。於是忍着一肚子怨氣，回在自己屋裏，癡呆呆坐在炕上。暗道：我和李逸梅的境遇，已成為正比例了。要想風平浪靜的了此孽債，除非一死，別無善策。香菊轉念到這裏，便拏定主義，勉強吃過晚飯，回在自己屋裏，找出本書來看，待劉婆子睡熟，她把心一橫，找出一根繩兒，悄悄出了後門。但見滿天星斗，遠近寂靜，夜色昏沉，好不淒慘！轉過來道兒，便到在桃花樹下，將繩兒向樹上拴好，面向學堂點了點頭說道：李逸梅呀！李逸梅呀！我可先你而去了，



果如有緣，來生再見吧！說着登了一塊石頭，將腦袋伸入繩扣內，緊接着白練無情，黃泉有路，敢是一旦無常萬事休了！劉婆子睡到天明起來，見香菊不在，鋪蓋還是好好的放着，心裏大呼驚疑，出了後門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跑回屋裏，大聲嚷道：可了不得了！菊姑娘上吊啦！趙連夫婦由夢中驚醒，急忙問道：真的嗎！劉婆子道：你們不信看看去，還在桃樹上掛着呢！趙連夫婦好三歹四，披上衣裳，跑在外面一看，都大哭起來。此時逸梅早就醒了，正在枕上默理心事，聽着這種哭聲，便翻身起來，又側着耳朵一聽；只聽李氏悲切切的哭道：香菊呀！香菊呀！我把你這恨心孩子，你可把媽傾啦！這幾句聲浪清清楚楚傳入他的耳鼓，心裏好像受了什麼電氣的鼓動，趕緊穿上衣服，跑將過去、此時東隣西舍的人兒，已來了不少。香菊的屍身已解放地下。逸梅近前仔細一看，趙香菊杏眼圓睜，皓齒緊切，舌尖兒伸出唇外，短髮蓬蓬，面色白中透青，帶着死有餘

恨的樣子。逸梅見此情形，只驚得目瞪口呆，直挺挺站着，一言不發，儼然成個木偶了。李氏便拉着逸梅哭道：文傑呀！文傑呀！這是我和你大姑夫，把她小命要了。逸梅也不理會，只是癡也也瞧着香菊屍身發怔。可巧吳子興聽着消息趕來，驚皇失色的催問這事。趙連拭了拭淚，便把錢大做媒和香菊否認種種情由，從頭上說起來，沒等說完，逸梅已明白本性，也大放悲聲的哭了！口裏還數落着道：菊妹妹呀！我是佩服你的，咱倆個化木應成連理，變鳥欲做同林，你的陰靈不遠，等我一會吧！我這也就跟你去了！只哭得聲音哽塞，熱淚淋漓，哭着！哭着！便迎風栽倒，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時不容緩，又哇哇噴了兩口，便人事不懂了！大夥這才明白這葫蘆裏賣的藥兒。吳子興趕緊求人把逸梅抬回學校，又立刻給他家裏送信，比及第二天李文英來到。逸梅只剩一絲兒氣未斷了。吳子興雖然張羅請了好幾個醫生，但是都一望而去。李文英向吳子興問明了逸梅得病

的原因。不盡追悔。只是守着哭，又過了一天。逸梅面色轉紅，明白過來，喘着謂文英道：哥哥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好好扶伺媽吧！說到這裏，又大乎喘起來，出了滿頭是汗，停了片刻，就直聲喊道：天哪！天哪！緊接着又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喉頭一響，白眼一翻，那縷孤魂，也就脫離多情軀壳，追隨心頭情人，同歸有情天上了。文英與吳子興只哭得死去活來。此時趙香菊的屍身，已被地方檢察廳驗過，成殮待葬。當經吳子興等從中撮合，便把他二人的骸骨，合葬一方了。雖然他二人達到最後的目的，但是人死無知，還成甚麼問題呢。試問他二人的死，不是死於婚姻專制嗎！天下多情兒女，要看見這本殉情慘史，我想必能同聲一哭的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再版

# 雙癡恨史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著者 張 六 合

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

出版者 上海新民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北平漢口南昌宜台成都  
廣州開封長沙重慶萬縣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全一册定價八角

12508

